

古書今譯

高去疾
周殿垣
編譯

錢玄同
蔡錦熙
題字
注音

中國文學史問題述要

孟津 定價四角

將文學史上最重之問題，提

出⁴⁴⁵，並作簡明之解答，誠

爲會考必携之參考書。厚 156

頁，今售特價貳角。存貨無
多，購者從速。

代售處 北平 西單 知行書店
商場 成文厚

古書今譯序

普通的一篇文章，一看，自己以為懂了，其實一翻譯，就又有問題了。爲解決問題，自己的心，得變得非常之細，有縫就得鑽鑽。各地方鑽到了，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所以翻譯可以使人讀書細心。有時一句或一字，有好幾個講法，究竟那一個說法對呢？非經過一番思索，不能下斷語；所以翻譯可以鍛鍊人的判斷力。把古書譯成國語，可以確實悟到上下文的關係，這一樣於作文上，最有幫助。今所選共六十七篇，分爲上下二卷：上卷是韻文，所選有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及清代的戲曲；下卷是散文，所選稍偏諸子百家中之故事。上卷高中學生可讀，下卷初中學生可用。每篇之末，有注釋，有譯文；注釋偏於字義的變遷，和文法上的

地位；譯文力求信達俗。何謂信達俗？信就是忠實，不失掉原文的意義；達就是流暢，讓人一讀，看不出是翻譯的文字；俗就是通俗，誰看了誰懂。我倆作這譯文的目的，就是助了解；所以嚴復譯文主張信達雅的雅，我們是不取的。

閱 特此致謝。
錢疑古師代爲題字，黎劬西師代爲注音，王崧齡先生高慎齋先生代爲校

一九三六，三，二十四，編者序於北平，大同中學。

古書今譯目錄

序

第一卷韻文

氓 詩衛風之第四篇

九歌屈原（共十一首，錄前四首）

古詩十九首（錄九首）

將進酒 李白

行路難 李白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琵琶行 白居易

古書今譯目錄

古書今譯目錄

圓圓曲 吳偉業

桃花扇餘韻秣陵秋 孔尚任

浣溪沙 晏殊

鷓鴣天 晏幾道

臨江仙 晏幾道

一落葉 賀鑄

青玉案 賀鑄

賀新郎 蘇軾

水龍吟 蘇軾

念奴嬌 蘇軾

水調歌頭 蘇軾

踏莎行 秦觀

望海潮 秦觀

蘭陵王 周美成

六醜 周美成

戀蝶花 周美成

燕山亭 宋徽宗

鳳凰臺上憶吹簫 李清照

聲聲慢 李清照

祝英臺近 辛稼軒

古書今譯目錄

摸魚兒 辛稼軒

永遇樂 辛稼軒

齊天樂 姜白石

雙雙燕 史達祖

第二卷散文：

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 論語

齊人有一妻一妾 孟子

王之臣有託妻子於其友 孟子

無或乎王之不知 孟子

舜發於畎畝 孟子

勸學篇 荀子

孔子辨日 列子

歧路亡羊 列子

齊田氏祖於庭 列子

人有亡鈇者 列子

邯鄲之民獻鳩 列子

愚公移山 列子

養生主 莊子

臧與穀 莊子

西施病心 莊子

古書今譯目錄

莊子釣於濮水 莊子

惠子相梁 莊子

管仲有病 管子

桓公伐孤竹 管子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

楚王欲辱晏子 晏子春秋

和氏之璧 韓非子

魯人織屨 韓非子

楚人鬻楮與矛 韓非子

守株待兔 韓非子

南郭處士吹竽 韓非子

彌子瑕 韓非子

塞翁失馬 淮南子

馬圍說野人 淮南子

螳臂當車 淮南子

曾子處費 戰國策

鵲蚌相爭 戰國策

畫蛇添足 戰國策

狐假虎威 戰國策

苛政猛於虎 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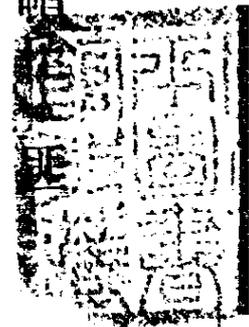
古書今譯目錄

不食嗟來之食 禮記

知悼子卒 禮記

氓（詩衛風第四篇）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



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墁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

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注釋：（一）蚩蚩，毛云：『敦厚貌。』

（二）布，即『縛』之借字，詩云：『疋乃錢縛』，錢縛爲古之農器，後用爲幣。『縛』音轉爲『布』。

（三）謀，古讀如媒，議婚也。

（四）淇，水名，在今河南淇縣。

（五）頓丘，地名，在今河南濬縣。

（六）愆，延也。

（七）將，讀く一九，願也。

（八）乘，登也。

(九) 塤，讀《X》飛，塤也。

(十) 復關，男子所居的地，今借以爲男子之稱。

(十一) 漣漣，垂泣之貌。

(十二) 載，與則字聲近義通。

(十三) 爾，已也。

(十四) 體，卦兆也。

(十五) 賄，私也。非財賄之賄，以今語譯之，相當『暗地裏』或『偷偷地』。

(十六) 沃若，光潤貌，如水洗者然。

(十七) 于，古吁字。

(十八) 耽，讀勿弓，樂也，謂非禮之樂。

(十九) 說爲『脫』之借字。

(二十) 湯湯，讀尸九，水盛貌。

(廿一)漸，漬濕也。

(廿二)帷裳婦人車上障蔽，一名童容，又名幡鞞。

(廿三)爽，失也；差也。

(廿四)貳，王引之云：『當爲「資」之譌，「資」卽「貳」之借字也。』

(廿五)士也罔極。罔極二字之本不可知，詩蓼莪『昊天罔極，』王念孫云：『猶言

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或謂極，定也。

(廿六)靡，無也。

(廿七)室爲『臻』之借字，說文云：『臻，忿戾也。』

(廿八)朝，卽『愒』之借字，愒慢也。說文云：『愒說也；愉（儉）樂也；桃愉也

。』愒愉桃一聲之轉，皆儉樂之義也。

(廿九)遂爲『墜』之借字。易震卦：『震遂泥』釋文引荀爽本作『墜泥。』

(三十)暴，讀文×，謂衆人皆知也。

(三一) 嗒讀丁一，笑貌。

(三二) 言，而也。

(三三) 隰，讀丁一，下濕之地。

(三四) 泮音父兮，涯岸也。

(三五) 總角，男女未冠笄者之稱，謂總聚其髮，而束之也。

(三六) 晏晏，和柔也。

(三七) 且且猶怛怛，誠懇也。

(三八) 是，代名詞，此也。

譯文：

一個外表忠誠的人，抱着布來換我的絲；他那是來換絲，是就我來商議家室。

但是沒有媒人，只是私人向我提議，我沒有答應他；他不高興的走了。咳！，我那受得了！

我趕緊追着送他，過了淇水，又到頓丘，他仍然帶着一副不笑的面孔。我只好央告他說：

『請你不要惱我，趕秋天咱們結婚，你說好不好？多待幾天，有什麼關係？並不是我故意的延期，因為你現時沒有一個正式的媒人啊。』

秋天到了，還不見他來，於是我登在毀壞的牆垣上，往他那裡看去，連個影兒都沒有，我的心便碎了，淚兒連珠似的滾下來；一抬頭，他來到跟前了，我即刻高興起來，一邊笑着向他說：

『卦已經算過了，卦體上一句不吉利的話也沒有；請你把你的車趕來，將我偷偷地接去罷』

男子真不可靠啊！他喜歡夠了我，就不要我了。桑葚還未落時，葉子非常光潤，時常有鳩鳥來吃桑葚，它吃飽了，即刻飛去，不再管這棵桑樹了。咳！可恨的鳩鳥，又來吃我的桑葚。不要吃，去你的！咳！女朋友們，千萬不要和男子作非禮之樂！他們和鳩鳥一樣的可惡！他們樂過了，便把你遺棄，你能離棄他們嗎？

桑葚落了，葉子變黃了，慢慢的隨風飄下，他對我也漸漸的疏遠了。自从我到你家來，過了

多年的苦生活了。當我跟你來的時候，淇河正在發水。過河時，把我的車帷子都濕了，雖然這樣的危險，我對過河，並沒說半個不字啊！現在不知道什麼事情得罪了你，你就變的二心了。男子們原來就不可靠，不變性的有幾個呀！在你家當了多年的媳婦，沒有報怨過勞苦，早早的起牀，晚晚的睡覺，也沒有偷過懶。現在你既不要我了，大家都知道；可惜我的兄弟不了解，反倒譏笑我，在沒有人時，自己想起來真傷心啊！

本想和你過活到老，那知老年倒使我恨起你來。現在淇水的兩岸，和溼下的地方，仍然存在着，你就不想想：咱倆年青時，在這個地方玩樂，說說笑笑的多麼和美，你向天明誓的態度，多麼誠懇！你連這個也不回想，我對你還有什麼希望呢！

一九三五，七，十四，重譯於白廟。

屈原九歌（共十一首，錄前四首）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盞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

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姦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右東皇太一

注釋：(一)兮，語未助詞，無義。

(二)穆，敬也。將，連詞，且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

(三)珥，玉飾也。

(四)璆讀<一>又，鏘<一>尤，皆玉聲。琳琅，美玉也。

(五)璜，同鎮，壓也。

(六)戴震曰：『盍，爾雅云：「合也。」』將，且也，把，秉也。

(七)蒸，一作烝，烝升也。

(八)藉，祭草也，以之代神。

(九)奠，說文云：置祭也。

(十)揚，舉也，袍讀[又擊鼓槌也。

(十一)疏，助動詞，形容緩節。緩節，慢其拍節也。

(十二)靈，指神言。王逸注：『假蹇，舞貌。』洪興祖謂：『假蹇，衆貌。』

(十三)繁會，合樂也。

(十四)君，指神言。

(十五)東皇太一，爲下神之曲，所絃多爲迎神之陳設，及神來之欣幸。

譯文：

好吉利的一個日子啊！今天上皇下降。我帶上玉珥的長劍，佩上玳瑁的玉環；鋪好了瑤席，壓上玉璫，再陳列上捆成把的香草；獻上芳香的蔬肴，列上桂酒和椒漿，請代替神的蘭藉來嘗。舉起鼓槌擊鼓，慢慢的敲着節拍，安然的歌唱，又陳列開竽瑟，各樂器齊響。這時神穿着美麗的衣服，舞動着下降，滿屋子充滿了輕薄的芳香，繁複協唱的音調，神聽得十分喜慶。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
檐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
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
極勞心兮憮憮。

注釋：(一)雲中君乃叙祀神者欲從雲神遊行四海，神既降，尙未向神陳其心願，神卽飄然高
舉，復歸雲中，祀者失望，太息不已。

(二)說文云：『沐，濯髮也。』

(三)王逸曰：『若，杜若也。』朱熹曰：『若，卽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
以若爲杜若，則不成文矣。』

(四)王夫之曰：『連蜷，雲行回還貌。留，神留止於雲中也。』

(五)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

(六)劉永濟謂：『蹇卽瑤臺偃蹇之蹇，崇高貌。蹇將檐者，高且安也。皆狀壽宮之
詞。』

(七)王逸曰：「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

(八)森甫搖切，今讀ㄅㄛ。說文云：「犬走貌，从三犬。」

(九)顧炎武日知錄卷二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

(十)焉，承接連詞，乃也，則也。

(十一)君，指雲神而言。

(十二)纒纒，讀作仲仲，說文云：「仲憂也。」

譯文：

在蘭湯裡潔了身體，又用香澤淨了髮，穿上了那華采的衣服，真美得像花兒似的了。我們陳列上祭品，虔恭的祝禱雲神降臨。

雲神在空中回環的轉看，看見我們在下方正虔恭的祝禱，於是停止了脚步，放出燦爛的明光。我們還建築了一座高大而又舒適的神宮，外表彩飾得比天上的日月還要光亮，雲神騎着龍

，穿着五色的彩衣，本打算各地遊玩遊玩，現在看見我們對她的熱誠，不得不降臨人間了。她下降的時候，真美麗啊！還不住的放那可愛的祥光。但是不久，她又快然的飛到空中去了。

可愛的雲神啊！我是喜歡遠遊的人啊！我看看冀州，並不費力呀，我要橫行四海，可就不容易了。您能不能再下來，將我帶到天上，隨從您轉一轉呢？雲神啊！咳！我爲計劃着遊行四海，勞心勞力可大了，你降臨人間，我還沒與您多談，怎麼您就走了呢？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州？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薛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涪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陟

側。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鼉騶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豈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注釋：(一)湘君乃叙一人與湘君期約，候之不至，既乘船往訪，反遭拒絕。某遭打擊後，遂決意遠遊北渚，將身上佩帶之裝飾品，皆投之江中，但將所愛之杜若，採之贈與下女。此後遂終身逍遙北渚，不復問世矣。

(二)夷猶，王逸曰：『夷猶：猶猶豫也。』

(三)蹇，王逸注云：『蹇，辭也。』按蹇爲語首助詞，無義。

(四)王逸曰：『要眇，好貌。修飾也。』

(五)王逸曰：「沛，行貌。」吾，與湘君約會之人。

(六)王逸曰：「參差，洞簫也。」洪興祖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

象鳳翼。」」

(七)飛龍，船之似飛龍者。

(八)離騷：「遠吾道夫洞庭」澶，轉也。

(九)王逸曰：「拍，搏壁也。劉熙釋名釋牀帳曰：「搏壁以席搏著壁也。」被拍搏

卽今之箔字。席搏卽席也。

綢爲褙之借字，詩小星鄭箋曰：褙牀帳也。

(十)涔陽，地名，涉江作辰陽。

(十一)王夫之曰：「靈同纜。揚纜鼓柁而行如飛也。」

(十二)極，至也。

(十三)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曰：「嬋媛，猶牽引也。」朱駿

聲曰：「嬋媛，眷戀牽持之意。」

(十四)潺湲，流貌。

(十五)隤側，與悲側同。說文云：「悲，痛也；側，痛也。」

(十六)楫，同棹，船旁板也。

(十七)瀨，讀力駘，水流沙上也。

(十八)淺淺，疾流貌。

(十九)飛龍，疑卽荀子勸學篇之騰蛇。

(二十)朱駿聲曰：「鼃與朝同。」

(廿一)弭節，停止行節也。

(廿二)次；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廿三)遺，𠄎，與詩靜女：「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詒。」之詒，音義同而字形不同。

(二四)禮卽澧，漢書地理志作禮，今多作澧。

(二五)晷，爲時之古文。

(二六)離騷：『遵赤水而容與，』王逸云：『容與，遊戲也。』

譯文：

約會好了今天見面，怎麼這時他還不來呢？變了卦嗎？我看看他去。

我美美的修飾完畢，坐上桂船，祝禱沅湘不要掀起波浪，祝禱江水平穩的流行，只恐怕就誤了我的路程啊！咳！那料到他對答我『沒有閒工夫啊！』我所盼望的她，不能和我玩了，我帶來助興的洞簫，還有什麼心情吹它呢？

不與我玩，我只好回去罷！

我乘上飛龍船往北去，先繞道洞庭，船上掛着薜荔箔和蕙草帳，搖着蓀棹，插着蘭旗。一望涪陽，在天水的盡端，我們橫渡大江，一棹一棹的前進。侍女見我被他遺棄，不住的爲我咳嗽嘆氣，想他的心，又被她的嘆聲引起，我的眼淚橫豎的流下來了。

我駕着蘭船，搖着桂槳，經過了冰雪似的險阻，去赴約會，那知道好像到水裏去采薜荔，樹上去折芙蓉啊！二人的心不同，媒人也是白作合呀！恩愛不十分篤厚，所以他把斷絕的關係，看得很輕了。

石上的急流，滾滾的轉去，天上的飛龍，翩翩的飛游。大自然的景物，還是如此，只有我變了。咳！交情不厚，自然人家很容易對我怨恨啊！約會既不誠心，當然對答我沒有空啊！變化多麼快罷！早晨還在江皋驅逐呢？現在來到無人的北渚了。鳥宿在我的屋上，水圍繞着流在堂下，這個地方，真是另一番境界啊！我就寄居在這個地方罷！這個美麗的玦，還有什麼用呢？我身上的佩，還給誰帶呢？我把它擲在江裡。這個地方，有許多的杜若，這是最愛好的，我採些送給我的下女。咳！可寶貴的年華啊！過去的不再來了，現在就是自在的樂罷！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日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白蘋

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蠶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采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櫛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茸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蕪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注釋（一）此乃敘述一人與湘夫人約於某夕相會，及期，湘夫人不至，某人盼之甚切，並理想偕居樂園中之美妙。既而知湘夫人終不能來，遂將所服之袂褋，投之江澨，僅將所愛之杜若，贈與遠者，從此逍遙自樂，不與世人往來矣。

(二) 眇眇，戴震曰：『眇眇，遠視也。』

(三) 愁予，倒句，予愁也。吳北江注騷離云：『望予者，予望也，猶予愁，云愁予也。』

古人多此倒句，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訊予不願，顛倒思予皆是。』

(四) 嫋嫋，今讀了。女王逸云：『秋風搖木貌。』洪興祖云：『嫋嫋長弱貌。』

(五) 王逸曰：『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間皆有之。』戴震屈賦通釋曰：『蘋似莎而大，

白者謂之白蘋，青者謂之青蘋。』吳縉甫曰：『聘望猶極望。』

(六) 洪興祖校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吳北江曰：佳卽佳人。張同帳，帷

帳也。

(七) 王逸曰：『萃，集也。』

(八) 王逸曰：『營，魚網也。』

(九) 葦今讀也。

(十) 滋讀尸，水涯也。

(十一)俞樾曰：『此當作芷葺兮荷益，芷字闕項，僅存下半止字，誤作之字，文不成義，因移葺字於上，使成文義耳。』

(十二)囷，古播字。

(十三)藥，白芷也。

(十四)王逸曰：『擗，析也。』戴震曰：檣，『屋聯也，或謂之檐或謂之屋柏。』

(十五)鎮，飾也。璊謂球玉壓壓爲飾。璊鎮同。

(十六)廡門，劉熙釋名釋宮室曰：廡，『撫也；撫，覆也。』

(十七)離騷：『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濱其並迎。』九疑爲舜所葬之地，此處謂九疑山

上之神。

(十八)褫今讀勿一也，禪衣也。

(十九)遠者，賢人也，禮記學記：『就賢體遠』『賢』與『遠』對文，義相近。

譯文：

帝子之神下降了，現在北渚那裡。你爲什麼不往我這來呢？兩眼望去，渺渺茫茫的，還看不十分清楚。我又愁懣壞了。長弱的秋風吹來，洞庭掀起波浪，樹葉兒兒片片的飄落！我極力的望着白蘋，希望那裡露出他來。他和我約會好了今天見啊！

遠望的結果，失望了，只見鳥聚在蘋裡，罨掛在了樹上，這是怎麼的呢？我明白了，我和它們是一樣啊，都是自己的願望，得不到啊。沅裡有菖草，澧裡有蘭花。這都是我最愛的呀！我一見這些，就想起公子他來了，但是我不敢明說啊！他也許還在遠處呢！再往遠處看看，什麼也看不着，只有那奔流的川水正在奔流啊！

咳！野間的麋鹿，怎麼來到庭中吃食？淵中的蛟龍，他到水邊來作什麼呢？咳！一切變的真快呀！一回想，早晨我還在江皋馳馬呢，現在來到西澨了。

要是他一叫我，我一定飛起來同他一塊去，我倆在明潔的清水裡，建立起我們的家庭。造一間荷葉房子，蓀草作壁，蕙貝作壇，桂木作棟，蘭艸作椽，辛夷作楣，屋裏撒上些香椒。再造一間白芷房，編薛荔作帷帳，析蕙草覆榜屋，白玉作鎮，再撒上些石蘭香料

。再蓋一間荷屋，外邊繞上杜蘅，庭中種上花草，蓋一個非常馨香的大門。房蓋好了，我倆請九疑山神去迎接我們所愛的神靈，她們紛紛好像雲彩似的降臨，這是多麼美麗！這都是夢想，那能實現呢？他也不和我好了，我還要這些美麗的衣服有什麼用呢？把袂扔在江中，襟投在澧裡。江洲上的杜若，是我最喜愛的，我不忍眼看着它慢慢的枯萎了，取了它來，送給賢者，咳！可寶貴的年華啊！過去的就不再來了，現在就自在的樂罷。

古詩十九首（只錄九首）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注釋（一）張玉穀曰：『此思婦之詩。』

（二）楚辭九歌曰：『悲莫悲夫生別離。』按吾鄉『生離死別』之語與此同意。

（三）廣雅曰：『涯，方也。』

（四）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意也。』

（五）顧，念也。

譯文：

遠遠的走開，與你這一別，不能再見了。現在咱倆中間，隔着萬里路，你在天的那一邊，我在天的這一邊，道途遙遠，又多阻礙，再見面那有希望呢！你看胡地的馬，它看見北風刮來，便仰頸長鳴；越地的鳥，它築巢偏偏在南枝上，物還依戀故土，我更不用說了！

咱倆離別以後，忽有如此長的時期了，我沒有一天不想你。一天價無意思的過，我不知不覺的憔悴了，瘦弱了，早先穿着很合適的衣服，現在都寬大了。咳！咱倆現在就好像一個太陽，正被陰雲遮蔽着，絲毫的光明沒有了。所以我回家的心一點也不敢生啊！常說的想人容易

老，真的，不覺問老了。我們的青春過去了，時光真快呀！算了罷，我也不想你了。但是我
又拋不開你，請你多吃一點飯，把自己的身體保養好點，我縱然看不見你，也高興啊！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
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妝難獨守。

注釋（一）鬱鬱，茂盛也，劉履曰：「鬱鬱通作苑。」

（一）盈盈，姿容充滿貌。

（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三）纖纖，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

（四）倡，女樂也。

（五）蕩子，列子所謂：去鄉土遊四方，而不歸者，世謂狂蕩之人也。

譯文：

一條小河，圍繞着花園流去，河岸上的茂草和園中的鬱柳，襯托出一座高樓。很標致的一個少女，倚着樓窗，穿着那鮮美的艷裝，露着白嫩的細手，姿容多麼豐滿。看她這樣子，就不像個好人。我想她早先一定是個妓女，嫁給了一個遊蕩的人；現在她的丈夫，往外邊遊蕩去了，她受不了孤獨的寂寞了。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疎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鶴，奮翅起高飛。

注釋（一）疏·刻穿之也

（二）綺·文繪也

（三）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周禮注曰：『四

阿，若今四柱者也。」

(四) 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無父母，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五) 宋玉長笛賦：「吟清商，追流徵。」清商曲名，此處泛稱。

(六) 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譯文：

西北方那樓真高啊，與天上的浮雲連上了。四柱樓的前邊，顯現着三層臺階，美麗的樓窗，是用交錯的木棍對成的，住在這裡邊，是多麼幸福啊！樓上傳出非常悲哀的絃聲，噫？住在這裡邊的人，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彈這個曲子的是誰呢？莫非感覺活着無有趣味的一個寡婦嗎？隨風傳出來的音調，中間忽然變了，可以知道她心情的猶豫了。彈完後，又重重的嘆息，在不得志的聲中，表現出無窮盡的痛苦。我不憐惜這個歌唱的人，我只感傷曉得她的心

懷的人太少了！你不必難過了，我十分了解你。我願同你變成兩個黃鸝鳥，把翅膀一振，飛到高處去，脫離了你現在不滿意的惡的環境。

涉江採芙蓉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注釋（一）芙蓉，荷花也。

（二）澤，水所鐘聚之處。

（三）回首曰顧。

（四）漫，浩浩，皆大水貌。

譯文：

江那邊的芙蓉花，開得真好啊！我折兩枝兒，送給我的情人，他一定很高興罷？於是掣起衣服，淌過江去，嘿！這芳香的水澤，好草真多呀！我多折幾枝，贈給他，他豈不更高興嗎？

把花採好了，才想起他是在遠處了。回頭望望他住的地方——我們的舊鄉，路又遠，水又大，怎麼給他送去呢？咳！兩個人的心，好成了一個，可是偏偏的離居了，多令人難過罷！再同居，沒有希望了，大半就這樣的老下去了。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注釋（一）冉冉·弱也。

（二）泰山 王念孫云：大山也。

（三）曲阜曰阿。

(四)附·纏繞之也。

(五)陂，��也；一曰水澤也。

(六)軒車，曲輅轎車也。

譯文：

我看見那軟弱的一棵竹子，根扎在一個大山的鼓肚着，就好像象徵着我的生命。與你結婚，就如同菟絲纏延在女蘿上，有了表同情的了。菟絲生長，有很適合的一個季節，夫婦生活，也是有一個最甜美的時候。我千里地來與你結婚，中間還走了許多難走的山坡與水澤。你娶我的車，怎麼來的這麼晚呢？

我想念你的時候，我看見那芳香的蕙蘭花，含着苞兒將要開放，我自己就悲傷起來，假設過了花期，也沒人採它，一到秋天就隨同着一切草枯萎了，它不是白開了一場嗎？你誠然是忠誠可靠的一個，絕不因我年老，而棄捨了我，但是我還能作什麼呢？

庭中有奇樹

古書今譯

二九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注釋（一）奇樹，獨樹也；或曰樹之奇特者。下文既言此物何足貴，則奇樹非樹之奇者明矣。

（二）華滋，光澤貌。

（三）經時，長久之時也。

譯文：

我住的這院裡，油綠的一棵樹兒，開了光艷的鮮花。撿幾枝，送給我所思念的人，他一定很快樂罷？撿下來的花香，滿了我的懷袖，如此遠的道路，怎麼給他呢？不能給他，就拉倒罷。這個花，有什麼可貴的？不過教他知道『花開又是一年春』的意思，離別的時間够多了，該回來了。

迢迢牽牛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注釋（一）迢迢、劉履曰：『高也。』

（二）擢、引也。

（三）杼、機之持緯者。

譯文：

天上的牛郎，和美貌的織女，被一道銀河隔開了。織女腳登着機，手扔着梭，她只惦記着牛郎，哭得淚流似雨，那有心去織布去呢？所以一天價也織不成一個花紋啊！天河的水，又清又淺，兩個離得又很近，爲什麼不找去談談呢？咳！明亮的河水間隔着，好似監視人的眼睛，所以滿懷跳動的心情，也不能傾吐了。

東城高且長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注釋（一）逶迤，長貌，委曲連延兒。

（二）迴風，長風也。

（三）萋，草盛貌。詩：『惟葉萋萋。』

（四）漢書：『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今之七月，卽漢之孟冬，歲將暮矣。

（五）晨風蟋蟀，詩篇名。

（六）蕩滌，二字出戴記。蕩，浮也，滌，洗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以水洗物而浮蕩之，乃鄭衛之音也。

（七）沈吟，遲疑不決也。

譯文：

東方的高城真長啊，彎彎曲曲的延連着。一陣大風，動天動地的刮來，茂盛的綠色秋草，在風裡搖擺，這才提醒我現在又快到歲暮的時候了。咳！時光過得真快呀！我費了多年的苦心，也沒什麼結果，在現在的環境裡，却被局促住了，活着真無意味呀！一想詩經上晨風蟋蟀二篇，簡直是我的寫照啊！我就這樣的完了嗎？人活着是爲的什麼？不是爲的求快樂嗎？我也應當聽聽悅耳的音樂，自己樂一樂才是啊！——往那樂去吧？燕趙那個地方多漂亮女子，有的比玉還漂亮。她們披着羅衣，在門前彈曲子；曲子的聲調，非常悲哀。爲什麼這樣悲哀呢？她感到生命短促的心情，完全由急切的絃音上表示出來了。她的心情，馳動了，整理好了她那美麗的服裝，剛要出門，可是她又遲疑不前了。看她這種神情，就知道她想找一個好似雙飛燕的伴侶，一同衝泥銜草，在最美的屋子裡，築一個新窩。那麼往燕趙去，不正好合適嗎？

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

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譯文：

明光的月亮，照進我牀帳，多愁的我，那睡得着呢？穿上衣裳，往外邊走走罷。

「咳！你在外邊，雖說不錯，那如早些回來，咱倆在一塊兒，說說笑笑的！」
在門外獨自轉來轉去，非常的無聊，滿腹的愁苦，也無人可說。昂昂頭子，又走進寢室，哭得把衣服都濕了。

李白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注釋：(一)杜甫望嶽詩：『會當凌絕頂，一覽衆衆山小』古詩爲焦仲卿作：『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此二會字與本課會字之用法同，副詞，與『當』字義近。

(二)王琢崖曰：『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丘生卽集中所稱元丹丘是，皆太白好友也。』按丹丘姓元，少慕神仙術，李白嘗作元丹丘歌。

(三)將，請也，詩：『將仲子兮。』將讀槍，訓請。

(四)鐘鼓，富貴盛宴，鳴鐘敲鼓以助興。

(五)饌玉言飲食之珍美，可比於玉。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六)魏志陳思王傳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太和六年，封植爲陳王。』

(七)文選曹子建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注曰：『平樂，觀

名。』按平樂，爲漢明帝時觀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故洛陽城西。

(八)徑·表態副詞·說文云：『徑步道也。』按論語：『行不由徑』·徑爲小道·

故直捷故引巾爲直捷之義。(見詞詮卷四)

譯文：

人生忙忙碌碌的，鑽營許多的錢，有什麼用呢？你不知道黃河中的水，它從天上流下來，氣勢澎湃的奔跑到海裡，不再回轉嗎？你沒看見我們家裡的老人們：對着晶明的鏡子，悲傷他頭上的白髮——在早晨還好像青絲一般，到傍晚變成雪白的了嗎？人這一生當着得意的時候，應該盡量的樂一樂，別把好時候空空的過去了，今日如此的明亮，更得喝喝，不能空着金樽，對着月亮。

要知道蒼天生下我們來，必定有他的用處，不要心痛錢，捨不得花，千金花去，它還能回來，不好似一去的時光，不再返了。現在我們烹羊宰牛，樂就是了，今天大家聚在一齊，我們就當喝上三百杯。岑先生，丹丘君，請喝呀！別楞着。我給你倆唱一個歌罷，請你倆要靜心

聽着。

我想世上一般富貴人家，平日進膳或宴會，鳴鼓擊鐘，食品珍美得很，這種場面，我看來也沒什麼稀罕的；我唯一的心願，就是老醉着，不願再醒了。你看古來的聖賢，過去就完了，那麼我們學他們有什麼用呢？流傳千古，讓人念道的，只是那好喝的人們哪！陳王曹植，早先在平樂觀宴請賓客，當時在座的人們，什麼也忘了，任意的歡鬧，喝了十千斗酒。他們多看得開呀！像我雖不如曹植顯貴，喝起來了就说喝，不夠了，買去，不能因為窮就不喝了，有時喝酒的，一幹麼就说沒錢，我真不明白他們的心意。沒錢，把五花馬，千金裘拿出來，讓孩子們換酒去，與二位先生一同銷去這有始無終的老愁。

李白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

雲帆濟滄海。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有耳莫洗穎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

身後千載名！

注釋：（一）直爲值之借字。

（二）宋書：「伊摯將應湯令，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三）在·往也·論語：「則吾必在汶上矣。」

（四）宋書：「宗懿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懿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五）郭隗戰國燕人，昭王即位，欲報齊仇，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昔有求千里馬者，馬死，以五百金市其骨，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王欲招賢，請自隗始。」昭王乃師事隗，築台於易水東南，置千金招致賢者，號曰黃金臺，於是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卒克齊，下七十餘城。

（六）陸機，晉吳郡人，字士衡，少時有才名，文章獨高一世，晉太康末，八王作亂，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用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領衆軍二十餘萬，戰於鹿苑，機軍大敗，成都王聽譏言殺機，機將死時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

聞？」

(七)李斯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馬以千數。李斯喟然歎曰：「吾聞之苟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稅駕也。」到秦二世，趙高誣李斯李由通盜，遂把斯腰斬咸陽市，斯臨刑時自歎道：「吾今後想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

(八)晉書云：「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罔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笑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譯文：

面前的宴席上，羅列着多量的美酒和金色的酒杯，還有許多寶貴的盤子，盛着珍美的菜。

『途中如此多的障礙，我怎麼走呢？』

一陣熱血湧上心頭，

『不要灰心，還得努力奮鬥！』

把酒杯一擱，筷子一擱，拔出寶劍來，四外一看，處處都是難關，他的心又茫然了，冷靜了

。

想要渡到黃河那邊去，怎奈冰塊把河水塞住了；將要走上太行山去，怎奈滿山都厚雪堆積着。好！乾脆不去咧！很安閒在清流的河中，垂竿釣魚罷，一陣熱心，像潮水似的上來，彷彿作夢似的，坐着船兒，到了君主的身旁了。

咳！行路真難啊！行路真難啊！岔道又太多，現在往那去呢？耐忍着罷，將來總有乘長風，被萬里浪，掛着順風帆，渡過滄海的那一天！

森 森 森

大道好似青天，我獨上不去。和長安社中的小兒，比比鷄，養養狗，贏幾個梨兒和栗子，我又羞於去作。像馮諼似的彈劍作歌，奏奏自己的苦情，或者穿着長衣服，鑽營到顯貴的門裡，又不稱我的心。窮待着罷，人們又笑話我，作官罷，同僚又忌恨我。

你不曉得早先燕昭王想報齊仇，招致賢人，他先師事郭隗，擁帚掃道，鞠躬迎客，非常的忠誠嗎？因此劇辛樂毅兩人，都投效到燕國來，昭王重用了他倆，他倆受到了優待，都願披肝剖膽，貢獻出自己的英才來。現在昭王死了，只剩下縈繞着野草的白骨，還有誰來掃這招致賓客的黃金臺呢？現在的路途不好走，趁早回來；吧

森 森 森

爲人不要太清高嘍！有人招致就去。有耳勿要效法許由，去洗潁川的水，有口也不必效法伯夷，往首陽山上去吃蕨菜，人生在世上，貴乎把光焰含藏住，不要太顯露了。河必過於孤高，要比天上的雲月呢？

我看出來了，有好幾個古代賢達的人，功成不退，却遭了後害：伍子胥的尸首，被吳王投棄在吳江裡，屈原投水而死，喪在了湘水旁。陸機才學很高，終被殺害，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保持，李斯富貴至極，竟被腰斬，深後悔去職太晚了。臨死前，再說：『華亭鶴唳豈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還有什麼用呢！

你不知道吳中張翰是一個曠達的人嗎？當他在齊王問那做東曹掾，有一天，秋風一起，他想起家中這時正是吃菰菜，葦蕩，鱸魚鱸的時候了，他辭官歸家，不久齊王問敗了，於他沒有關係了。世路非常的艱難，說不清那一天闖禍。所以張翰說：『生前且樂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真看得開啊！

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

抱茅入竹去，鬢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注釋（一）文選燕城賦李善注曰：『罨，挂也。』

（二）坳·窪地也。此字今作凹。

（三）忍能，忍得也。『忍』與『忍心害理』之『忍』同義。

（四）裏，被裏也。

（五）雨脚·謂雨線下垂也。

(六) 徹謂徹曉。卽達旦之義。

(七) 突兀。高貌。

譯文：

八月寥廓高爽的秋天，大風嗚嗚的叫起來，把我破屋子上的三層茅頂，都揭跑了。茅起隨着風兒飛到江那邊去，有的散落在高處，掛在了高大的樹林子尖上；有的吹落在低處；隨風打旋，沈在池塘的水裡。南村一羣小孩，欺侮我上了年紀，沒有能耐了，竟忍心對面動起搶來，絲毫不懼怕的抱着茅草，鑽到竹林裡去了。我大聲呼喊，喊到唇焦口乾，也不中用。我獨自走回來，靠着拐杖，自己出長氣。

不久，風停了，雲彩變成墨色。這時正是秋季將近傍晚的天氣，迷迷濛濛的，越黑的快了，到夜裡年久不拆洗的舊布被子，涼得像鐵一般。驕養慣了的小兒，不好生躺着，東蹬西踹的，把被裡又踏破了。牀頭的屋漏，沒有乾處，雨滴好似亂麻般的下墜。自從經過喪亂以來，很少安然睡覺的時候，現在又常着這樣一個潮溼的長夜，怎麼挨到天亮呢！

怎麼可以得到千萬間廣大的房屋，讓天下的貧窮的人們，都很快樂的得到安適舒服的住所。風來雨來，全不能動搖，平穩得像山一般呢？咳！什麼時候，我的眼前可以看見如此高大的房屋呢？就是我自己的房子破着，把我凍死，我也甘心啊！

一九三五，八，二十三，試譯於白廟。

白居易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

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粧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

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且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嘖嘖嘲噀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注釋：（一）潯陽江，在今江西九江縣北，即大江也。

（二）轉軸撥絃，軸所以繫絃者，撥以手挑撥也。

（三）霓裳，六么皆曲名。

（四）閒關，猶宛轉也。詩車塗毛傳曰：『閒關設斃也。』後漢書荀彧傳曰：『閒關以從。』曹氏章懷注曰：『閒關猶展轉也。』蓋車之設斃，則宛轉自如，人周流四方，則展轉不息，故皆以閒關狀之。而爲語流滑，宛轉不已，故亦云閒關也。（以上錄自吾師高閔仙唐宋詩舉要注。）

（五）段玉裁胡適皆謂『水下灘』爲『冰下灘』之誤。（詳見胡適文存三集跋宋刻本白民文集影本。）

（六）沉吟，遲疑也，古詩十九首：『沉吟聊躑躅。』

(七) 蝦蟆陵。在陝西長安縣城南，爲妓女及名酒所出之處。

(八) 教坊。唐初雅俗之樂，皆隸太常；開元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與倡優，乃更置左右教坊；歷代因之，女樂隸於教坊，故亦稱官妓爲教坊。

(九) 秋娘未詳。唐人詩往往引用之。似指妓女之美貌者。或據樂府雜錄以爲卽唐李錡妾杜秋娘非是。元和二年李錡滅杜秋籍入宮，有寵於憲宗，此詩作於元和十一年，杜秋在宮中，安得見於吟詠耶？

(十) 纏頭，賞歌舞人之費也。五陵少年，猶言豪家子弟也。

(十一) 篔簹，集韻曰：『篔，釵也。』

(十二) 翻同反，表態副詞。汚，被汚也。

(十三) 浮梁縣名，故城在今江西浮梁縣東北。

(十四) 闌干，縱橫也。

(十五) 製曲製歌曰翻。

(十六)元和十年，杜甫左遷九江郡司馬。九江郡卽江州，在今江西九江縣。

譯文：

一個秋夜，我騎馬到潯陽江頭送客，這時江邊楓樹的葉子和蘆荻的花，瑟瑟作響。我到了江邊，客人已在船上，看這情形，就要啓碇了。我趕緊跳下馬來，鑽到船裏，擺開酒席，和客人餞別。當把酒杯擎在手裏，這才感到無有管絃的無味了。所以我們快喝酒了，也沒出一個笑聲。眼看卽要離別了，却慘慘悽悽起來，看到白茫茫的江水，正浸着月亮，更覺淒涼！忽然聽到水面上有彈琵琶的聲音，我却忘了歸去，客人的船也不想開走了。順着聲音暗暗地探聽彈琵琶的是誰。她聽到我們的談話聲，放下琵琶，似乎要和我們談話，但是又遲疑了。當時我們把船撐過去，靠近了她的船，重新添上酒，點好燈，請她過來會面，她有些羞澀，不敢過來。我們屢次的招呼，她才慢慢走來，還將手裏抱着的琵琶，遮了她的一半臉。她到我們的船上，把繫絃的軸子，轉了轉，絃定好，就彈起來了。先彈了兩三聲，沒成個曲兒，先有情意了。她再把一條一條的絃，一鬆一緊的摠，發出來的聲音，都是表示她平生不

得意的心情。她低着眉頭，隨手接連不斷的彈起來，在這些琵琶聲中，把無窮的心情，都傳達出來了。

她起初彈的是霓裳曲，後來彈的六么調，她彈的時候，輕輕的攏，慢慢的撚，又用指去轉，又用指去挑，大絃子彈得嘈嘈嚶嚶，好像下急雨的一般；小絃子發出切切的聲音，好像說偷偷話的。大小絃子錯雜的彈起，嘈嘈切切的；好像晶瑩的大小珍珠掉在玉石盤裏；好像花朵底下的黃鶯，正圓滑宛轉的對話；好像眼眼嗒嗒的泉水，在冰層下不爽利的流動；又好像冷澀的泉水，漸漸的凝結，漸漸的堅固，漸漸的沒有流水的聲音了。在這當兒裏，靜心的聽去，另感到一種幽情和暗恨從新發生出來，這時雖然靜得無聲，却比有聲更美妙了。猛然間又聽到一種聲音，好像銀瓶忽然破裂，水漿都迸了出來的；又好像鐵甲騎兵突然衝出去，刀鎗一齊的響動。她把琵琶曲子彈完了，在琵琶的中心，畫了一下，那上面四條絃子就響了一聲，好像撕綢子的，隨後就把琵琶收拾起來了。這時東邊的船和西邊的船，都靜悄悄的，聽不到講話的聲音，只見江心上的月光，發出白茫茫的光線，映照着我們。

彈完了琵琶，她遲疑了一會，便把彈絃的撥子，安插在絃子的當中；隨後整理整理了衣服，立起來，很恭敬很端莊的說道：

「原來我住在京城裏，我的家就在蝦蟆陵那。十三歲上，就把琵琶學會了。我的名字，列在教坊第一部裡。我在教坊彈曲子，彈完時，曲師時常稱贊我。我妝飾好了，非常的美，假設那最漂亮的秋娘看見，她一定要生氣的。豪家子弟知道了我，他們都來爭着賞我纏頭費，我唱一個曲兒，真說不清給我多少紅紅的彩帛呢！有時拿鈿箏作拍子，不覺間敲碎了；血紅色的羅裙，被酒醺了；今年這樣的歡歡笑笑的，明年還是這樣的歡歡笑笑的，就這樣的一年一年的在秋月春風裏，空空的過去了。我的弟弟當兵去了，我的阿姨也死了，時光又過得很快，每天從早到晚，這樣去去來來，把我的容顏老了。從此門前冷落起來，沒有許多的大車大馬了。我沒有辦法，只好嫁給了一個商人。商人是專門的求利，把夫婦的別離，看得非常的輕淡。前月他到浮梁買茶去了。他來去一趟一趟的不帶着我，只留下我停泊在潯陽江口，獨自守着這隻空船；繞船的四周，只有明亮的月光，和一片冷冷的江水。夜深時常常冷

然夢見見少年時候的事情，從夢中驚醒，啼哭得把裝飾的脂粉，順着眼淚，泛着紅色橫着墜着在臉上流去。」

我聽了她的琵琶，已經令我歎息起來，又聽了她的自述，更打動了我的心情。我和她都是離開了京城，遠到天邊，無人眷顧的零落人兒。所以我們遇在一起，雖說不認識，自然也要談談心事了。

「去年，朝廷降了我的官職，我辭別了京城，來到了潯陽，就病了。這個地方，非常的僻靜，沒有什麼音樂，全年聽不到吹彈的聲音。我住的離潯江很近，地勢低濕，黃色的蘆草，和一種苦竹，繞着住宅生長。在這個樣的地方，能聽到什麼？也不過啼血的杜鵑，和哀鳴的猴子罷了。到了春天，汀上花開的時節，或秋天的月夜裏，我時常拿些酒來，獨自喝一會。這個地方，也有山歌，和村笛，我嫌它吱吱啦啦大難聽了。今夜聽到你的琵琶，真好像仙樂，特別悅耳。你不要推辭，請坐請坐，再彈一個曲子，我替你作一篇琵琶行，好不好？」

她聽了我的話，好似受了感動，愣住一會，才坐下了。緊了緊絃子，彈起來淒淒的響，不再

像以前的絃聲了。滿座的人都掩而哭起來，在座的流淚最多，是誰呢？就是濕了青衫的江州司馬啊！

一九三五，八，二十七，譯於師大白廟宿舍。

吳偉業圓圓曲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讎。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壁車。

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

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座客。

座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掠取花枝屢迴顧。早携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摧，苦留後約將人誤。

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涯粉絮看。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

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

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

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合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烏自啼，麝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

漢水東南日夜流。

注釋：（一）鼎湖。史記封禪書：『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有龍下迎黃帝上天，

』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後世言天子升天時用之。

（二）玉關，卽玉門關，在今甘肅，此處借指山海關。

（三）縞素，喪服也。

（四）讌同『宴安鴆毒』之宴。荒讌，卽荒於安逸也。

（五）黃巾黑山，皆漢末之強盜，此處借以喻李闔王。

（六）謂吳三桂哭完君與親之後，再與陳圓圓相見也。吳之起兵，專爲圓圓一人，

其私當欲先得圓圓，而再哭其君親，奈以遮飾衆人之耳目，遂不得不先哭君

親而再與圓圓相見耳。

（七）田蚡竇嬰，均漢外戚，此處借之以喻田宏遇。

（八）戚里，帝王外戚所居之處也。史記：『高祖召石奮姊爲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

里。』箜篌，樂器名。舊說似瑟而小，用木撥彈之。伎同妓。許，允也；將居於動詞之後，作助動詞用，無意義。

(九)樂府：『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按油壁車，謂以油漆所彩飾之車也。取助動詞。

(十)姑蘇。江蘇吳縣，舊稱姑蘇，以有姑蘇山而名。浣花里，在四川成都縣西五里，一名百花潭，唐名妓薛濤，家百花潭旁。今借用。

(十一)起，爲處之借字，地方也。

(十二)李白子夜吳歌：『菡萏發荷色，五月西施採。』採蓮人，暗指西施而言。

(十三)橫塘在吳縣西南，風景絕佳。

(十四)掖謂掖庭，宮中旁舍，嬪妃等所居也。意氣，卽今日語『意氣從事』之意氣。薰同熏，薰天，言其盛大也。

(十五)梅村集覽馬氏曰：『嘉定伯已將圓圓進，未及召見，旋因出永巷，宮人妒貴

妃，遂竄名籍中，出付妃父田宏遇家，而吳於席上見之也。』

(十六)通侯卽徹侯，秦時爲爵之最尊者，漢避武帝諱，改徹爲通。

(十七)花枝指圓圓而言。

(十八)嬌烏喻圓圓；樊籠謂田宏遇家。

(十九)蟻賊，黃巾賊之別名；長安，京都也，此處暗指北平。

(二十)王昌齡聞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

夫婿覓封侯。』

(廿一)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謂綠珠

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

(廿二)魏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過於絳樹。』

(廿三)鈕鈎觚脰：『闖出走延陵，追至山西，其部將於都城搜得圓圓，飛騎傳送，

延陵，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絲樓，備葦蕪服，徙以香輿，列旌旗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延陵爲吳氏郡名。）自此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按觚賸所載，與陸次雲圓圓傳：「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不同，然圓圓曲云：「迎來在戰場。」則當以觚賸爲近。

（廿四）爭得，怎得也。

（廿五）方輿紀要：「陝西謂之秦川。」明史流賊傳：「自成歸西安，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關，破之，自成棄西安走。」

（廿六）乘讀辰。闕駟十三州紀：「秦惠王未知蜀道，乃刻石牛五頭，置金於尾下，言「此天牛，能糞金，」蜀人信之，令五丁引牛成道，致之成都。因張使儀伐之。」

（廿七）斜谷：陝西終南山之谷，在郡縣西，長四百二十里。

（廿八）樂史寰宇記：「大散關，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南五十二里。」

(廿九)王維西施詠：『朝爲越溪女，暴作吳王妃……當時浣沙伴，莫得同車歸。』

(三十)一斛珠，豪富延致圓圓所出之價錢；萬斛愁，則圓圓之心愁也。孔尙任挑花

扇媚坐『難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又湯顯祖謂，『黃金百萬買蛾眉，能買得心兒麼？』與此句意近。

(三一)落花言圓圓適周，適田，又爲闖所辱。

(三二)言圓之復爲三桂所得也。

(三三)汗青，言書之簡策也。古時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青。

(三四)越絕書云：『吳人於研石置館娃宮。』朱長文吳郡閣經續記：『研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方言：『吳人呼美女爲娃。』

(三五)李白詩：『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

(三六)屨廊，吳王宮中廊名，以板枰板藉地，行則有聲，故名。屨，一屨屨也。

(三七)明史地理志：『雲南，禹貢梁州徼外地。』

(三八)別，另也。

譯文：

明思宗殉難後，吳三桂領得清兵，由山海關而來，收復了北京。當時屬下的六軍，都穿着孝服，哭哭啼啼要替君國報仇，那種沈痛忠國的樣子，實在令人佩服。三桂嘴裡也是說着：『逆賊闖王，荒誕妄爲，我們應當順從天命，他把劉鋹。』他把闖王趕跑後，先哭君、親，後見圓圓，外表看來，處處作得近情近理。但是誰知道主帥的動機，却是爲他的愛人圓圓呢？三桂和圓圓初次見面，是在外戚田畹家裡。田畹宴請三桂，許多歌女，在一旁彈奏絲竹。歌女們都好像花一般的美，其中彈箏篌的那一個就是圓圓。她特別的出色，三桂一見，就想用自己坐的油壁車，把她接到家裡去。

圓圓本是一個歌女，身上穿着羅綺，越顯得年輕貌美了。她常以西施自比，又屢次作夢，變了西施，和吳王夫差在宮庭裡遊玩。西施本是一個採蓮女，圓圓的門前，恰巧有一片橫塘水

，真是天意啊！在平適的生活裡，不料橫塘之上，忽然來了一隻船，把圓圓硬搶着跑了；她啼哭得衣服都濕了，她那知道從今天開始，便脫離了貧苦的生活呢？搶圓圓的，是嘉定伯周奎打發去的人。周奎得到圓圓，想獻給懷宗，宮人貴妃一見她長得太美，都怕她得寵，把她關閉在永巷裡，她也沒見着懷宗，便被送到田畹家裏去了。田畹意外的得了圓圓，專請了一個先生，教給她新製的曲子，她真聰明啊！一學就會，一唱就把人們的精神吸住了。

田畹一請客，就讓圓圓陪着彈唱，她實在不滿意這種生活，由她的弦音上，可以聽得出來。但是宴席上，都是些酒囊飯袋，只顧吃喝，一直鬧到天氣大晚，還不肯散去的人們，誰懂得圓圓絃音呢？

田畹有一次宴吳三桂，吳的官很高，年又輕，圓圓一見她，却屢次丟眼色，三桂明瞭了她的心意，便和田畹面前索圓圓，田怕三桂的勢力，他那敢說不給呢！三桂的心意，想和圓圓早些結婚，這時關外的風雲，非常的緊急，催他去鎮守山海關的命令，接連着傳來，他不得已，捨去了結婚的甜蜜生活，往關外打仗去了，臨別時，二人的心中，十分難過，最末很悲慘

的說了一聲：『戰事平定後，我們再結婚好了。』

看三桂與圓圓的約定，就可知他二人的恩愛，非常的濃摯。但是那知道這次分別，再見就不容易了呢？三桂走後，突然李自成領着兵佔據了北京，先佔了婦女們的住宅，把陳圓圓搜了出來，同着他去玩樂。圓圓這時已然是一個樓頭思婦，她的心中，只在想吳將軍的回來；闖王仍然把她看成了昔日的歌妓，好似天邊的紛絮，任意隨風颺蕩，而心無所屬的人兒。假設不是吳三桂領着兵打勝了，圓圓怎能又回來呢。

圓圓跟着闖王的兵亂跑，嚇的魂兒都丟了，忽然聽得三桂請她前去，她即刻定了神，騎上馬，連髮都沒理，一直去見吳三桂。路上歡迎她的人馬，非常隆盛。她見了三桂，便想起了過去顛沛，不由的哭了，沖得面上的脂粉，只剩了些殘印。這時三桂想到雲南去；所以他的軍隊，仍然繼續着向秦川出發，金牛道上的車馬接連不斷的好像有千乘之多。當夜圓圓同三桂在雲深的斜谷停了脚，散關上的月亮，照着重圓的一對夫婦。月落了，圓圓起來梳頭，打開整妝鏡，仍然好像有一輪明月似的。

圓圓的消息，傳到了家鄉，不一會滿村的人知道了，自從她出去到現在，經霜變紅了的烏柏，已經紅過十次了；教她唱曲的先生，現在還可憐的過着窮生活。與她一同洗過衣服的女同伴們，都想起了與她年幼洗衣時；現在我們的生活，還和早先一樣，只有圓圓一人榮貴了；她們常常手裏托着酒杯，嘆惜自己年老了，完了，只有她一人的丈夫，有了侯王的威權。她當時也吃過有聲名的虧，貴戚名豪爭着要她去玩樂。雖然叫她去一趟，給她一萬斛名珠，但是誰知道她的心憂，不在這明珠上呢？人說東，她得東，人說西，她得西，東來西去的，累得她的腰肢都細瘦了，真好像一朵花兒颺揚在狂風裏、任着風兒自由擺動。圓圓又見了三桂，就像將枯的花兒，重逢了快樂的春天。嘗聽說二喬，因有傾城傾國的姿色，惹得周瑜出了名，現在吳將軍被人說道，也是藉着貌美的女人哪！咳！爲了自己一個妻子，那值得興兵動將的，吳將軍太多情了，誰能禁止他呢？弄得自己一家子都被殺了；只有當代的美人圓圓，却是永久的顯耀在了書簡上。

你不知道嗎？館娃剛建築完了，吳王和西施便住在裡邊，美得像花的西施，吳王不錯眼珠的

，老是看不够。現在那美人沒有了，她往來的道上，香味也散了，道上積滿了塵土，烏鴉也落在宮殿上叫起來。屢廊下，走起來革革發響的那個美人沒有了，階上的苔草，仍然照舊的綠着。時一變，人事都變了，真能令人生出無窮的感慨！昔日歌舞的生活，現在挪到雲南去了，現在雲南的歌舞的生活，日後不知又挪在那去呢？我替諸君另唱一個吳宮曲罷，永遠不變的，只有那向東南流着的漢水啊！

一九三五，八，二十五，重譯於白廟。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秣陵秋

陳隋煙月恨茫茫，井帶胭脂土帶香。駘蕩柳綿沾客鬢，叮嚀鶯舌惱人腸。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餒張。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蛾眉越女纔承選，燕子吳歛早擅場。力士僉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西岷詞賦新溫李，烏巷冠裳舊謝王。院院宮妝金翠鏡，

朝朝楚夢雨雲床。五侯門外空狼燧，二水洲邊白雀舫。指馬誰攻秦相詐，入林都畏阮生狂。春燈已錯從認頭，社黨重鈎無縫藏。借手殺仇長樂老，脅肩媚坐半閒堂。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諫武昌。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瓊花劫到雕闌損，玉樹歌終畫殿涼。滄海迷家龍寂寞，風塵失伴鳳徬徨。青衣銜壁何年返，碧血濺沙此地亡。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建帝飄零烈帝慘，英宗困頓武宗荒。那知還有福王一，臨去秋波淚數行。

注釋（一）烟月二字，來源於杜牧之泊秦淮，用此二字，所以代替全詩。

（二）胭脂井，在江寧縣北，即陳景陽宮井。陳書後主本紀載隋軍攻破城門，後主同宮人投井。

(三)駘蕩，景色舒放之貌。駘讀去聲。

(四)謂福王弘光在南京卽位，又恢復舊日之繁華也。

(五)遺孽兒孫，指馬士瑛阮大鍼言。

(六)後主陳後主也。諱叔寶，字文秀，極侈奢驕逸。福王似之，故借之以諷。

(七)開寶八年，宋將曹彬攻下江寧，後主降。(此乃李後主。)

(八)桃花扇十七齣拒媒：「丁繼之——聞得新主登極，阮老爺獻了四種傳奇，聖

心大悅，把燕子箋抄發總綱，要選我們入內教演，有這話嗎？」

(九)南京秦淮河上，有邀笛步，相傳晉王羲之邀桓伊奏笛於此。(按：步卽今之

埠字。)高力士，唐之宦官，此處借以喻大鍼。

(十)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龜年，姓李，唐時人。

(十一)宋楊億與劉筠錢惟演等倡和之詩，編爲一集，名西崑酬唱集。其詩大抵以

李商隱溫庭筠爲宗。故後稱學溫李者爲西崑體。

(十二) 烏衣巷，地名，晉時貴族如王謝諸家，多居此巷。在今江寧縣城西。六朝王謝，世爲望族，故言門第者，必曰『王謝』。

(十三) 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按用雲雨喻男女媾合，實以此二字代全篇之意。

(十四) 後漢末，太監得寵擅權，桓帝皆封之爲侯。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瓊東武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漁陽侯，共五人，號曰五侯。此處借之以喻權貴。空狼燧言雖有狼燧，而無人負責守望，等於虛設也。

(十五) 李白詩『二水中分白鷺州。』二水州卽白鷺州，在南京西南。白雀舫，卽飾白雀之游船。桃花扇拒媒燕筑妥娘等唱：『再休想白舫青簾載酒樽。』

可知在江中游樂，始用此船。

(十六) 史記秦始皇紀曰：「二世三年，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然，或言馬以阿趙高。」

(十七) 春燈謎爲阮大鹹所作，又名十錯認。按借此以喻阮大鹹初欲與復社諸友要好事。

(十八) 桃花扇二十九齣逮社：「大鹹（看蔡益所書鋪）「那廊柱上貼的封面，有什麼復社字樣，叫長班來我看。（長班揭封面呈上，看着。）復社文開陳定生吳次尾新選（怒着）呀！復社乃東林後起，與周鏗雷縉同黨，朝廷正在訪拿，還敢留他選書，這個客也太膽大之極了，快快落轎，（下轎坐書鋪，吩咐，）連傳坊官。」以後便將陳吳侯三個秀才拿住。

(十九) 五代時馮道，歷相數朝，自稱「長樂老」。按此指士英殺周鏗雷縉事，

可參看桃花扇三十齣拜壇。

(二十) 賈似道嘗築半間草堂。按此指馬士英在萬玉園中宴會親戚故舊，大飭竭力趨奉事，可參看桃花扇二十九齣媚坐。

(二一) 史可法官兵部尙書大學士，人稱史閣部。韻鍾，流淚貌。梅花嶺在揚州城外，史可法曾領部下與清軍作戰於此，當時兵士，皆想逃生，史可法見不可爲，遂哭，以至流血，兵士大動，皆奮不顧生。可參看桃花扇二十五齣誓師。

(二二) 按跋扈將軍，指左良玉。可參看桃花扇三十四齣截磯。

(二三) 九曲河流，卽黃河。晴喚渡，此指許定國斬高傑降清，而清軍平妥渡河事。可參攷二十六齣賺將。

(二四) 按清軍至鎮江，按兵不動，夜襲南京，南京陷。千尋江岸夜移防，謂千尋的長江兩岸，一夜屬了清軍也。

(二五) 陳後主嘗作玉樹後庭花，命宮人歌之。

(二六) 前蜀主自製甘州曲，親與宮人唱之，音甚哀怨。詞云：『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五惜許淪落在風塵。』衍本意謂神仙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其宮人多淪落民間。

(二七) 西晉時，劉聰虜晉懷帝，使著青衣行酒。按此指福王爲清軍所執也。

(二八) 莊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五員流于江，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碧，玉也。

(二九) 唐寶慶宮一名南內。湯池謂城隍中皆沸湯，人不能近，喻嚴固之甚也。

(三十) 桃花扇三十五齣誓師：『可法：守住這揚州城，便是北門的鎖鑰了。』

(三一) 左史黃，北新國文活葉注：『左懋第，史可法，黃道周，南都破時，俱以身殉者。』疾疑左卽左良玉，史卽史可法，黃卽黃得功。此三人、在桃花扇中，爲最重要之脚色，而皆有恢復故國之志。

(三二) 建帝，即建文帝；烈帝即崇禎。

(三三) 英宗被也銑所執；武宗即正德，京鐵龍戲鳳即表演武宗之荒淫。

譯文：

隋陳兩代末年的君主，都建都在秣稜，一天價玩樂歌女，不理朝政，令人想起來，十分可恨！外邊的兵馬侵到了城下，這時大家才慌了，君主帶着宮女，一齊跳了井。現在所留下的，也不過井中的胭脂，與土中的香味，旁的什麼也沒有了。可是秣陵城外拂人鬢絲的柳條，腦人聽聞的啼鴛，絲毫沒有改換。仍然和往年一樣。現在福王在南京卽了位，荒涼的的秣陵，又重新繁盛起來。該死的馬士英阮大鹹又佔據了福王朝中的要職，真是橫得氣燄萬丈。他們在福王的面前，常提起陳後主富貴享樂的生活，屢次勸他多建設樓臺，也要比上他；至於李後主亡國的事，他們避諱着不提；所以在朝的，沒一個發愁清軍南下的。

福王是一個庸主，馬阮勸他享樂，他聽着很順心，便命人挑選有聲色的歌妓。阮大鏡的燕子箋，走了紅運，成了舞臺裡必演的戲劇了。大臣多是附和選有名的歌女來歌唱的，權貴的，

於是一個個製好譜子，往皇上的宮中呈送。這時的文人，都學作傳奇，希望博得君主的賞譽，阮大鍼的戲劇，便成了文人的模範作品了。烏衣巷原來姓謝姓王的貴族叢居地，現在仍然住着重要的權貴。他們帶的帽子，穿的衣裳，雖然都和舊時謝王兩家的一樣，可惜他們心術與行爲，比人家差遠了。

三宮六院的嬪妃們，一個個都對着金翠鏡修飾，福王也不上朝了，一天價與她們過着淫樂的生活。外方守邊的權貴，都丟開告警的烽臺，來到京都，選幾個歌妓，划着花船，在長江裡遊蕩起來。

專橫的馬士英，和秦朝的趙高相似，怎樣說，就怎樣作。沒一個人敢加反對。阮時常裝瘋賣傻，探聽旁人對他們的評論，在馬士英的面前討好，所以人們都怕了他。最先阮是魏（忠賢）黨，魏被殺，阮便跟着倒了。他這時流落在南京，沒有辦法，便想和復社的朋友拉攏拉攏，自己先承認了以前的不對行爲，復社中的人們，不但不應，反倒大加辱罵。後來他在福王朝中鑽得了官位，就記起前仇，時常在君主面前說：『國家的不安，多是吃虧了，東林黨一夥

的小人——侯朝宗等。』他在蔡益所書店，擠住了侯朝宗等，都把他們細了，馬阮在朝，只計劃殺盡自己的仇人，把東林黨周鑑雷縉祚殺掉後，又想宰盡復社中的人物。馬回到家裡，阮時常前去拜訪，向馬說些悅耳的甜語；喝人家兩杯酒，吃人家兩頓飯，便以為上天了。

在揚州住守的史可法，現在也老了，見北軍到了淮北，他趕緊發令齊集梅花嶺，這時人心瓦解，個個準備逃跑，史閣部見勢不可為，想到明朝的先祖，和百姓，不由的哭了。落在戰袍上一滴一滴的淚，後來慢慢的帶有紅色了，兵士們都受了刺激，這才前去抗敵。

在武昌的左良玉，因缺乏衣食，領兵往南京索餉，正在危急的時候，他倒反起來了。這時住守河南黃河口的將軍許定國，早已私自降了清軍，黃河渡口，也沒起什麼風雲，人家就很平妥的就渡過來了。咳！明朝末年，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清軍到了鎮江，第二天就把南京攻陷，一夜的工夫，幾千里的長江兩岸，便變了顏色。

南京破後，宮裏養的瓊花，圍着雕刻的闌干，都毀了。歌妓的歌聲，也聽不到了，演劇的畫殿裏，只剩下了淒涼的空氣。馬阮都逃跑了，福王好似一個滄海裏失家的一條龍，也找不到

一個伴侶。剩下的嬪妃，更沒有了主意，不知逃在什麼地方去。

福王終被清軍抓住了。在人家的面前，穿着僕人的衣服行酒。什麼時候，他才能重返故國呢？

在秣陵戰死的忠臣，他們的熱血，化成碧玉了。宮殿裏的湯池，仍然長出荒涼的蔓草，天子往東陵的道路，又無光輝了。淮揚泗三州，是南京路鎖鑰；現在淮揚既是失守，左史黃他們，雖說抱着恢復社稷的熱心，還有什麼用呢？咳！建文曾被燕王逼的鬻零到遠方，懷宗弔死了在煤山，英宗親征瓦剌，曾被俘擄，武帝也荒淫過。這些也够瞧的了，那知道末尾，還出了一個福王，臨去的時候，洒了數行的傷心淚呢！

一九三五，八，二十九，試譯於白廟。

晏殊浣溪沙。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池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注釋：（一）後齋漫錄：「晏元獻同王琪步游池上，時春晚，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

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對也。
「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

譯文：

天氣，是去年的天氣；池台，是舊日的池台，記得那時我和他在此作樂——她每唱完一個新曲，我就很痛快的喝盅酒。因為那詞是我編的，她又是我心愛的，她唱着我做的詞，你想知道是如何的歡喜呢！可惜甜蜜的時光，和夕陽般的沉沒了，甜蜜的時光啊！你幾時才能回來呢！『可愛的花，自然的落了，誰有辦法，讓它再開呢？』一雙燕子，從面前飛過，『這一對燕子，彷彿去年我見過罷？燕去了，它還回來，他一去，無消息了。』自己在花叢中的小路上，走來走去的這樣悶想。

一九三五，六，二十九 唐山唐家莊。

晏幾道鷓鴣天。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

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注釋：（一）拚讀又同，與拼形近義近而音實不同。

（二）剩，副詞，多餘也。

（三）缸讀《九燈》也。

譯文：

今天可又遇着你了！

記得那時，你穿着美麗的衣服，捧着潔白的玉杯，殷勤的勸酒，我那時豁出醉去了，拚命的喝酒。

那時樓外楊柳，悠悠的擺着；天中的明月，無聲的照着；我唱着。你舞着，一直的鬧到了月亮西沈，天氣也涼了，你那小扇也不擺了。

你說你夢見了我好多次，你知道我也和你做了些同樣的夢嗎？從離別以後，我就沒有一天不

想你的，總想和你見面，今天晚上可真遇着了，來咱們端過燈來看看，你可不要說：『真遇見了又何必再照呢？』你那裏知道。我怕這次又是作夢啊！

晏幾道臨江仙。

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却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蘋小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注釋：

(一) 張宗懌云：『按小山詞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寵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已而君寵疾廢，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人間云云。此詞當是追憶蘋雲而作。』

(二) 此蓋羅衣繡織心字兩重者。

(三) 彩雲，言小蘋服裝之美麗，遂借爲小蘋之稱，歸表當時分離，不必拘泥何

人而歸也。

譯文：

睜開眼睛，高高的樓臺，還在封鎖着，簾子帳幙依然下垂着，這才曉得剛才只是作夢了。去年春天，她離別了我，我滿懷傷心，對着落花，獨自出神，這時微微的細雨，下得悶人，對對的雙燕，飛來飛去，看它們的得意，好似故意的笑我。

我初次見小蘋，她穿着兩重心字花紋的羅衣，她彈琵琶，從弦音上，表出羨慕我的心情！現在竟成夢境了！樓外的明月，照耀當空，它在當年，曾經看着我們作別來呀！

賀鑄一落葉

初見碧紗窗下繡。寸波頻溜。錯將黃暈壓檀花，翠袖掩，纖纖手。金縷一雙紅豆。情通色授。不應學舞愛垂楊，甚長爲春風瘦。

注釋：（一）溜，水流貌，此處借以狀目光之流動。

(二) 黃暈者，塗黃也，古婦女有塗額黃眉黃之法。

(三) 檀花者謂檀暈也，此爲淺紅，而以黃檀壓之，故云錯也。

(四) 本草相思子一名紅豆。王維相思子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譯文：

現在我倆很熟了。當我第一次見她，是她在綠紗窗下正做繡花的時候，她的兩個流動的眼睛，直轉着瞧我。她只顧看我，却疏略了繡花，所以把紅色的檀花，插成黃色的了，我一注視她，她害羞了，便把翠色的袖子掩住她的臉兒，可是她那纖纖的小手，却又露出來，她的手，我瞧着也是非常的好看啊！打這以後，我非常的想念她，她也非常的想念我，我二人好似兩個紅豆——相思子——連在一條線上的。我們的愛情，溶和一致了，我倆對眼時，靈魂方面，有說不出來的愉快。沒有初次見面時那樣的生疏了。她的腰身，非常苗條，可是我又可憐她太細弱了，你爲什麼在春風裏隨着楊柳，學那麼嫵娜的學那麼細瘦呢？

賀鑄青玉案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注釋：（一）凌波：狀美人步履輕逸也。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二）橫塘：在江蘇吳縣西南十里，經貫南北之大塘也，中吳紹聞：「鑄有小築，在姑蘇盤門之內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作此詞。」

（三）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四）瑣窗，乃窗刻連文，用青色飾之。瑣之本字應作𦉳，說文云：「𦉳，門戶疏窗也，讀若疏。」

（五）離騷：「老冉冉其將至，」王逸注：「冉冉，行貌。」

（六）洛神賦：「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騶乎芝田。」李善注：「蘅，杜蘅；皋，澤也。」

也。』

(七)孟浩然詩：『綵筆題鸚鵡，佳人咏鳳凰。』

(八)閒愁·坐不是，立不是，上樓不是，下樓不是·此所謂閒愁也。

譯文：

美人在眼前過去了，你爲什麼不到我住的這橫塘來呢？我是多情的，用眼望着你走去，一直望到你沒有了影兒。你現正在芳春，誰和你一同過活呢？你住的是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一個春知道你和誰一塊住啊！

你既是過去了，也許還從這條舊路回來，我站着等着你。天晚了，淺藍的雲彩，漸漸的帶了暮色，這時仍然不見你來，我心中難過極了！用一枝彩筆把心中的愁悶寫出來罷！我的愁太多了，真是無從寫出，你要問有多少呢？就好像二月裡一川烟草，三月裏滿城飛絮，四五月裡梅子熟時，那連綿不歇的細雨。

一九三五六，二十八，寫於白廟。

蘇東坡賀新郎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注釋：（一）乳燕，新長成之燕也。

（二）綃，讀丁一么，生絲織也。

（三）清熟，即輕熟也。清輕音近義通。西廂長亭送別「清減了小腰圍」，清減，即輕減也。

（四）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補注引淮江南子云「有娥在不

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健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

(五)白居易詩：『山榴花似結紅巾。』劉麟生詞絮註：『盛，小貌。』

(六)韓愈詩：『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雲霧中。』

(附)古今詞話(宋楊湜編，今已亡。)『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

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良久方至

。子瞻問其故，對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聞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

，乃樂營將催督也，非敢怠慢，謹以實告。』子瞻已怒，坐中倅車屬意於蘭

，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致晚至。』秀蘭力辯不能

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

。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悉。』按：詞話所載與詞意不甚切合。前段

尙可解釋，至後段，雖牽強解釋之，亦不能通。可知賀新郎(一名賀新涼)

非爲官妓秀蘭而作也。疾疑此詞，乃一思婦，見榴花盛開，感自身之幽獨，

而怨其夫不歸來之辭。今依此意，譯爲散文如下：

譯文：

槐樹的陰涼，已過午了，靜悄悄的也沒個人來，只見新生的小燕，正在華屋上學飛。暑氣稍退後，我去洗澡，澡後玩弄那白團扇，手和扇都像玉一般的白，分不出那是手那是扇來了。一個人玩多沒意思！精神漸漸疲乏起來，靠着牀輕輕的睡了過去。忽然覺得有人推門，我以爲故人來了，原來又是風吹竹的聲音。討厭死，把我的好夢攪了。

石榴半露着紅嘴，好似用紅巾結成的花，我正在芳春，和你不是一樣嗎？

他往外邊漂蕩去了。現在正觀賞那些輕佻的花和蕊，它們都凋謝了，才能回來伴着幽獨的你呢？

自己伸手取下一枝最醜艷的榴花，看它的芳心，層層的緊抱着，咳！你能好幾時？秋風一來，就把你吹焉。

等到他來時，這花已無顏色了。恐怕再在它的面前喝酒，也喝不下去了罷？想到這，真傷心

，不由得粉共淚，簌簌的流下來了。

蘇東坡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
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
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
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
點離人淚。

注釋：（一）溫庭筠楊柳枝：『織錦機邊爲語頻，停梭垂淚憶征人。塞門三月猶蕭索，縱
有垂楊未覺春。』

（二）羣芳譜：『萍一名水華，一名水簾，一名藻，楊華入水所化。』

譯文：

楊花長得真醜啊！像一個花似的，又不像花。所以它落下來，也沒人憐惜它。它離了家以後，住在了大路的旁邊。想起來是很有意思的。說它無情罷它又有情。當它往下颺落的時候，在風裏打旋，好像損壞了它的柔腸似的。困倦極了的它那兩隻可愛的眼睛，剛要睜開，便又合上了。這時它美上來了，一個夢兒，隨着風跑出了一萬里路，遍找它的情人住的地方；但是一聲鶯啼，却把它驚醒了。

咳！這楊花飛盡不飛盡，有什麼可惜的呢？西園裏紛紛下落的紅花，不能再把它連上。這是最傷心的呀！

今天早晨下了一陣雨，落下的楊花都跑到池子裏去了，好像細碎的萍花，在池子裏漂浮着。它原來也不過三分春色，現在又加上了二分的塵土，一分的流水，細細的看，也不像它了，簡直一點一點的是離人的淚啊！

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注釋：（一）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三國時，吳將周瑜與劉備合力，大破

曹操軍於此。一在黃岡縣城外，蘇東坡所遊，乃是此地，彼誤以爲周郎赤壁。

（二）小喬，漢太尉橋玄之女，周瑜之妻。

（三）英發，言其英豪之氣，表現於外也。

(四) 綸巾讀《X口，以一々。青絲綬爲巾也，此言其神態從容曠雅也。

(五) 爵讀カ，以酒沃地曰爵。

譯文：

大江中的流水，滾滾向東奔去。江中起伏的波浪，從古至今，仍然未變，許多英俊的人物！却隨着波浪逝去了。破舊的戰壘西邊，人說是三國時唐郎和曹操鏖兵的赤壁。江岸上堆着的亂石塊，好像崩碎的雲彩；駭人的波濤，向江岸打來，波濤的頂端，捲起素色的水花，一個個接連着，好像千堆白雪；這樣雄壯的景色，真像一幅圖畫。當時有多少豪傑，在這裏逞他們的威風，現在他們都往那裏去了呢？楞了一會兒，想起公瑾當時剛娶了太太，正在年青，他那種英雄氣概，充足的流露在外表；又想起羽扇綸布，神態從容的孔明先生，談笑着，強大的賊虜，被火兒燒得乾乾淨淨了。想到這裏，我的精神，與古人化合了，不由的興奮起來，也想平賊滅虜。這都是少年人作的事，我的頭髮蒼白了，還這樣的多情，人家有個不笑我：『快死的老頭子，頭髮都蒼白了，你還要抽瘋嗎？不久，你就要作古了。』人生短促，真

好像作一個夢似的，多情又有什麼用呢？過去的都過去了，也沒有可留戀的了。現在可留戀的只是酒啊！『江上的明月呀！你也來一杯罷？』

蘇東坡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樂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注釋：（一）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翟天師名乾祐，陝中人，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

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

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二) 明皇雜錄：「八月十日夜，葉靜龍天師，邀上游月宮，將行，請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宮，寒冷特異，上不能禁，靜龍出丹二粒進上服之。」

(三) 杜甫詩：「人間月影清。」

(四) 茗溪漁隱叢話：「先君嘗云：『東坡詞『低綺戶』，當云『窺綺戶』一字既改，其詞益佳。』」

關琦云：「轉，低謂月之遷移也。」

(五) 嬋娟，狀人物美好之詞，此處狀月之美好。

譯文：

一輪明月，掛在當空，我端着一杯酒，望着蒼老的青天問道：「明月呀！什麼時候，天上就有了你呢？現在天上是什麼朝代了呢？」我想趁着風，飛上天去，但是又恐怕高處的瓊樓玉宇，十分寒冷，我受不了啊。

大地上滿鋪着白光，人間的樓閣，映得成了銀色，如此的夜景，多麼可愛啊！我立起來，對

着我的影兒，跳起來了，彷彿到了天上，不像在人間的了。

夜深了，我躺在了床上，一時也睡不過去。空中的明月，轉過了朱閣。漸漸西下，照射到我的窗上來了。它好像故意的低下來，照着我，不讓我安眠。『明月呀！你不應當恨我啊！你爲什麼單在我和我弟弟離散之後，對着我這樣的圓呢？』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圓月圓自古以來就不容易啊！雖說在這月圓的時候，我和我的弟弟，不能歡聚在一起，但我希望，我們身體健康，隔着千里路，能時常看到這一輪明月啊！

公厲

秦觀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注釋：（一）向爲語辭，無意義。葢鄂之音轉，說文云：鄂聲也，從只粵聲，讀若馨。

譯文：

依靠着高亭，突然恨事來潮，竭力的也抑制不下去，好似極茂盛的芳草，剗盡了而又生來的一樣。這是怎麼的呢？眼望着面前的柳樹和清水想，啊！原來是在柳外騎着青驥與她分別之後，她站在水邊，還舉紅袖兒招呼！現在別了如此的長時間了，不由的暗自駭怕起來。

天忽然讓我與娉婷的美人相遇，即刻就熟識了，我兩躺在屋裏，望着簾外，作着幽美的好夢，她那柔情，真好似揚州的美女，歡樂的事，怎麼就慢慢的隨着流水去了呢？再也聽不見她的歌聲，聞不見她的香味了，這不是天無端的和我開玩笑嗎？

想到這，就夠人難過的了，何況在天晚的時候，一片一片的飛花，在眼前戲弄？濛濛的小雨，又陰蓋上了晴光，豈不更加悶人？正在這銷凝的時候，黃鸝又叫了幾聲，無限的煩惱，又湧上心頭。

秦觀踏莎行。郴州旅舍。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州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注釋：（一）郴讀ㄉㄨㄣˊ，郴州，今湖南郴縣。

（二）陸凱與范曄詩：「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譯文：

瀰漫的大霧，籠罩着大地，天上月亮，也隱去她的光輝，我希望所到的樓臺，看不見了，我希望所去的津渡，也辨不出道路來了。我這個日暮窮途，無路可歸的人，往那去呢？既如此困苦，如果能找一個幽雅閒靜，與人世隔離的桃花源去住住就好了。咳桃花源也看不到，找不到啊！沒辦法，只好在郴州旅舍裏住着。無暖氣的春天，四圍都是冷冷清清的空氣，天又晚了，那添人愁悶的杜鵑，聲聲的還叫個不了。

將我這江南的景况，和自己的心情，寄給朋友罷？從何處寫起呢？寫好了，誰又可以寄呢？所以我的恨事，一層一層的積得數不清了。

天然形勝的郴州，外邊圍繞着郴山，郴山外又繞着郴江，郴江便是往外去的一條通路。可幸的，還有這條通路，不然，豈不圍困在郴州城裡了嗎？郴江的水啊！你流到瀟湘去，到底是爲誰呢？

秦觀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遊，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注釋：（一）澌應作澌，說文云：「流久也，從夂斯聲。」

（二）金谷·石崇故居·何遜詩：「金谷賓遊盛，青門冠蓋多。」金谷·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三）銅駝巷陌·陸機洛陽記：「洛陽有銅駝街，漢鑄銅駝三枚，在宮西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杜詩有「金谷銅駝非故鄉」之句

譯文：

現在枝上的梅花，剩下淡淡的幾朵了，河中的冰塊，順水漂流，慢慢的化小了。一陣溫風吹來，喚醒我現在殘冬過去，又到初春了。春既來了，不能辜負它，總得玩玩。於是先到金谷園看了看遊春的俊秀人物；後來又到銅駝街巷裏轉了轉。當我出遊的時候，滿地春草未生，在新晴的陽光下，踏着平沙，慢慢的走着，這個地方，如此的熟悉，我幹什麼來過呢？啊！想起來了，當我年輕遊春時，不認得道路，跟着人家遊車亂跑，那時正當柳絮翻轉，蝴蝶飛

舞，看見它們這樣愉快，我的芳心，也被引起來了。走到了柳下的桃花，只有遊人踏明一條小路，花兒已被他們折走了。

晝遊不足興，晚上在西園裏，又設備下筵席，作着音樂玩樂，明亮的燈，減掉月的光輝，來往的車馬拂掉了樹上的花兒。現在遊樂的地方，還和舊時相同，可是我漸漸老了，一件一件的事，想起來都是傷心的！

晚炊的炊煙，漸漸的看不清，酒旗也落下來了，這時我倚靠着樓遠望，看見樹上棲着歸鴉。不由的我之歸心。也被引起，暗暗地隨着流水，到天涯上——我的家鄉——去了。

周美成蘭陵王柳

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隄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

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候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注釋：（一）魏野柳詩：『絲絲能繫別離情。』

（二）隋煬帝疏洛河，爲抵江都宮道，皆種柳。

（三）杜詩云，『生憎柳絮白於綿』

（四）周禮春官：『四時變國火，清明取榆柳之火。』唐會要云：『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按周此詞用榆火，以代清明之時節。

（五）按箭一本作翦誤。箭竿也，竿所以挂帆，不曰一帆一竿，而曰一箭者，限於韻也。

（六）水小口別通曰浦。

（七）說文云：『津，水渡也。』候卽擗之借字，荀子富國注『候斥候也。』示兒

編：『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

(八) 李白聞笛詩：『此夜曲中聞折柳。』

譯文：

這時正是晌午，柳樹的蔭地，和柳樹的頭一般大小。一陣微風吹來，綠柳叢中。飛着一條一條的柳絲，好像要繫住臨別的客人。

隋隄上的柳樹，它拂水飄綿的表示出送行的景色，你會見過幾次呢？

登在高處，望望故國，誰曉得我是留戀京華癩於在外作客的人呢？

長亭的路上，一年一年送別的多了，每人折一枝柳條，送給情人作為紀念的，要連接在一起，怕有一千多尺了。

靜心尋思前事：

『最近的是寒食臨別的那晚，黯淡的孤燈，映照着離席，我喝着悶酒，她彈着哀絃。再比這個以前的就是生怕清明過了，寒食來到的時候了，當時一想到：『船在清淺的春水裏，

張着布帆，飛也似的走去，一回頭，離得很遠，望望送行的人，已經站在天之北邊去了。

「我就愁滿胸懷了。」

真難過，我的煩惱，一層層的堆起來。現在真要離開此地，經過這彎轉的水浦，遠去了。

我們停船的這個所在，怎麼這樣的沈寂呢？斜陽的微光，軟軟的動着，好似有無限的情意。

不由的想起了以前的一個月夜，她和我在水榭上牽着手；又在一個橋上，我們聽人家的笛聲

；這些事，都好像夢境裏，想起來，淚就偷偷的流下來了。

周美成六醜 薔薇謝後作

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
爲問家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墜處遺香澤，亂點桃蹊，
輕翻柳陌；多情更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櫺。東園岑寂，漸
蒙籠暗碧；靜遶珍叢底，成嘆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
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朶釵頭顛裊，向人欹側。漂流處

，莫趁潮汐，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注釋：（一）鈿，一種金飾品，貼於面之一側，古美人圖上，常有一黑子者，卽鈿也。

（二）蒙籠，漢書鼂錯傳『出木蒙籠，』注，蒙籠，覆蔽貌；甘泉賦『紛蒙籠以混成』蒙籠，膠葛貌。

（三）烏衣國寄王謝詩：『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

譯文：

正穿着單衣吃酒，忽然看見薔薇花凋謝了，不由的愁悵起來：

『怎麼也沒玩賞玩賞它，就讓春天空空的過去了，春天再多留幾天多好啊！』春像鳥似的飛去了，薇也跟着它去了。『薇呀！你往那去了呢？你的家住在那裏呢？』昨夜一陣風雨，吹打落了薇，它雖然美得像禁宮中的嬪妃，可是也掉在泥水裏，被淹污了。墜下的釵啊，鈿啊，就是你遺留下的芳跡了，有的在桃林中的小路上，一點一點的陳列着；有的在柳樹的夾道裏，輕輕的翻動着。除了多情的蜂蝶，時常來看看你，還有誰來留戀你呢？

現在的東園裏，沈寂極了。薇花的枝葉，漸漸綠大了，一天價來圍繞它觀賞的人，都發出歎息的聲音。薇那多刺的長條，有意的拽住行客，好像牽着衣的女人，要說她離別後的苦情似的。

薇現在所存留下的花，太小了，雖然插在卑賤女人的頭巾上勉強可用，到底不像一朵顛巍的釵頭花，靠在美人頭邊的有風神了。

這時被風雨吹打落的薔薇花，大半跟着潮汐漂流下去了。「薇！你千萬不要隨着流水跑了，恐怕還有爲想你而寫文字的人哩！那你還能見得着嗎？」

周美成蝶戀花。（秋思）

月皎驚鳥棲不定，更漏將殘，輾轉牽金井。喚起兩眸情炯炯，淚花落
枕紅絲冷。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闌干
橫斗柄，露寒人遠雞相應。

注釋：（一）輓轆，即轆轤，汲水之器。

（二）潘安仁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寢。』說文云：『炯，光也。』

（三）徊徨，與徘徊同意。

譯文：

皎潔的月亮，掛在當空，照得樹上的烏鴉，站不穩當；井上的轆轤，也響動起來，大半到了更漏將要滴完，天要快亮的時候了。聽得有人一叫，即刻起來，兩隻明亮的眼睛睜得很大。咳！這就要離別了，不覺的淚花掉在枕上，紅絲也浸得涼了。

別時，握了握手，晨霜中的涼風吹動了鬢髮，惹起了無限的感傷，去的意思，又有些不堅決了。別時的話兒，我聽了十分難過愁苦。人去後，感到了清寂，只有樓上的闌干，橫指着斗柄，在寒露裏的行人離得越遠了，鷄鳴的聲音也接連上了。

宋徽宗燕山亭 見杏花作。

裁翦冰綃，輕盞數量，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注釋：（一）綃讀下，說文云：「綃生絲也，從糸肖聲。」冰狀其細膩潔白也。

（二）靚，說文云：「靚，召也。從見青聲。」靚妝粉飾也，靚無粉黛之義，蓋彰之借，說文云「彰，清飾也。」

（三）十洲記：玉晨大道君治蕊珠貝闕。又西昇經有蕊珠宮。

譯文：

美麗的杏花好似剪裁了鮮潔的綃子，薄簿的盞上幾層，抹了些勻適的燕脂色。又好像一個標緻的新樣式美女，散着襲人的香味。這杏花，真美呀！就是天上蕊珠宮裏的仙子，一見也要

羞死！這樣的好花，能開幾日？再說又有許多無情的風雨，時常來吹打它。想到這真是愁苦啊！我獨自在一個空院子裏，圍繞着我的，只有淒涼的空氣。咳！像這樣無聊的晚春，我還能再過幾次呢？

層層的離恨，叫誰可以寄去？只有天上飛的雙燕啊！它也不懂我的話啊！就讓它聽得懂，兩地離的又這樣遠，中間還隔着千山萬水，它知道故宮在什麼地方呢？咳，我那壯麗舒服的宮殿，怎不想它！想，現在也回去了，早先做夢常回去，如今連個夢兒也不做了。

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閒愁暗恨，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注釋：（一）金猊，香爐爲狻猊之狀，使香自獸口中噴出。

(二) 生，深也；閒愁，無事愁也；李後主蝶戀花：『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即所謂閒愁也。

(三) 還，又也。

(四) 陽關，送別之曲。即以王維送元二使西安詩：『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譜入樂中，送別時歌之。

(五) 念武陵人遠，蓋借用桃花源也。

(六) 列仙傳云：『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乃為弄玉作鳳凰臺。一日，夫婦隨鳳飛去。』

譯文：

金貌香爐裏的香燒完了，時光已經不早，我該起床了。於是把紅色的錦被一推，擁起的褶子，好像一層一層的紅浪，穿好了衣服，懶得連頭也不願梳洗。梳妝臺上，蒙滿了塵土，也無心擰它。現在陽光照到簾鉤上了，我仍然沒捲簾子。咳！我最怕離別的苦味，現在又當着

了，多少事想說說，與誰說呢？算了罷。新近瘦了，不是因為喝酒過多，也不是難過秋天的蕭條！是……：

咳！這次離別，就是唱千萬遍陽關曲，也留不住他啊！想到他在遠地，我在這被煙圍繞的秦樓裡，更感到十分寂寞。誰知道我的難過呢？誰還關心我呢？只有我一天價注視的樓前的流水了。我看流水的地方，從今天起，又添了一段新愁啊！

李清照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注釋：（一）尋尋覓覓，狀秋涼及天氣之鬆散。

（二）冷冷清清。按『清清』應作『清』，說文云：『清，寒也。』冷冷清清，狀天氣的清涼，及心情之空曠。

（三）悽悽慘慘切切，狀天氣之苦悶及心情之憂慍。

（四）將息與『將養』意同。

（五）損，宋朝好用此字，如宋無名氏古陽關詞：『莫遣容儀瘦損。』與此損字同意。劉麟生詞絮謂：『損』猶今人言『煞』。

（六）怎生，與『難禁』『怎樣』『如何』意同。

（七）這次第，一本作『者次第』。『者』為『這』之古字『第』為助詞。『這次第』，即『這次』之意。

（八）得，助詞，與上句『第』字同，只是讀音輕重之分。

涼森森的空氣，侵透了我的心田；天氣越變越冷，我不禁悲感起來。咳！在這寒暖常變的秋天，孱弱多愁的我，怎樣的過活呢？喝個三杯兩盞薄酒，暫時雖然好一點，到了晚上，急風一來，我仍然受不了啊！我正這樣的想看看，成行成雙的雁兒，從陰沈沈的天空飛，這雁兒是我舊日認識的，它們走了以後，現在又回來了；我心中的他，却一去不復返了。一堆一堆的凌亂的黃菊，映入我的眼簾，它們憔悴極了，一朵值得摘的也沒有了。我見的，都是這樣惱人的景物，我獨自守着窗兒，趕多倦熬到晚上呢！天黑了，晚風吹來，細雨下起，院中梧桐的葉子，點點滴滴的響出淒涼的調子。一層煩惱，又添在心頭，這時我的煩惱，若只用一個愁字，形容不盡它啊！

辛稼軒祝英臺近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

帶將愁去。

注釋：（一）古今樂錄曰：『桃葉歌者，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隋書五行志曰：「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有迎接汝。』」後隋晉王廣伐陳，置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亭，以導北軍之應。子敬，獻之字也。』

方輿勝覽：『桃葉渡在秦淮口，因王獻之妾得名。』

譯文：

自從他走以後，我們就像頭上的寶釵分裂了。

桃葉渡本是他迎接我的地方，現在又變成送他的處所了。附近的煙柳，也變得慘淡了。早先悶了，同他一同登在樓上，望望四圍的景色就好了，現在剩下我一人，也不敢上樓了。蒼天好像故意的和我爲難，十天闢九回天道，紅的花，一片一片的都被風雨吹打沒了，我看見這個，就非常的難過，也沒個人，把風雨管管。不知趣的流鶯，偏趁這時來湊熱鬧。『誰勸勸

它去？別讓它叫咧。』

我走到鏡前，看見頭上戴的花兒，不由的想起數花鬢來了。常說的數數花鬢的單雙，可以斷定他來否。我也數一數，咳：真不幸運啊！單了，這就象徵我還得過單獨的生活，一時半時他回不來呀！才把花戴在頭上，『數的不對罷？他走的日子可不少了，該回來了？我再數一數。』再數，依然是單啊！我沒有精神了，羅帳裡的燈，現在也不明了，我時常在夢有抽抽答答的哭，我早先那知愁是什麼，自從認識了你，我才嘗到愁的滋味了。春，愁是你給我帶來的，你往那去了呢？你就不知道把我的愁也帶着走了嗎？』

辛稼軒摸魚兒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見誰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
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注釋：（一）司馬相如長門賦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

（二）晉書樂志：『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舞！』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

『此雖易公爲君，其意則同，蓋引申其意，謂：『不必擔心着急也。』』
（三）楊太真外傳：『楊貴妃小字玉環。』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

譯文：

象我這麼一個多愁善感的，還能經過幾次風雨，可愛的只有春，她現在又快快的走了，因為愛她所以怕花開的太早了。而今呢。一切的花，都零落了，你說我的心，是如何的難受啊！我的春，你住一住，別走呢，我聽是有人說：『天邊上都是芳草，也沒你歸去的道路啊！』春也不理我，它悄悄的走了，我自向她獻些殷勤。獻殷勤有什麼用呢？你看畫簷上蛛網，本想捉些飛蟲吃，那料到反粘上許多的飛絮？高遷的事，有日期了，誰想到又出了變故呢？因為長得太漂亮了，這才有嫉妬，就讓現在有一千金，能買到一篇訴苦的賦，但是誰又聽你那苦處，而可憐你呢？你不要自傷，你看當年得寵的楊貴妃與趙飛燕，不是也都變成土了嗎？咳！閒愁最苦，我這心擱放在什麼地方去呢？樓上去玩玩罷，不要去，那斜陽正在煙柳斷腸的地方，一看更麻煩咧！

辛稼軒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風打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注釋：（一）王象之輿地紀勝卷第七：「東漢末年，吳王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

遷業，於此置京口鎮。」桓溫常謂人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二）寄奴·劉裕小字寄奴。在京口起兵討桓溫。

（三）元嘉宋文帝年號。胡雲翼辛棄疾的詞：「元嘉草草，很顯明的攻擊南宋偏安的錯誤，很坦白地指譎南宋君主的昏庸，沒有以此賈禍，總算是萬幸呢！」

（四）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在今內蒙古蘇尼特旗黃河西北，今已不可考。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常欲大舉侵魏，謂侍臣曰：「觀王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五）楊公濟詩：「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回船却望金陵月，獨倚牙

旗坐浪頭。』

(六) 佛狸，魏太武帝蕭小字，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攻彭城不克。

(七) 史記廉頗傳：『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

譯文

千古不變的京口，孫仲謀曾在這屯兵禦寇，現在找不到這樣的英雄了。

跳舞榭，歌唱臺，當時也曾風流過。被風雨吹打得早已無有形跡了。現在斜陽照着的草樹，和平常人們住的房舍，聽說宋武帝還在這住過呢，想當年他手下的兵士們，拿着金晃晃的戈，騎着健壯的馬，那種氣吞萬里的神氣，好像虎似的。

好似宋文帝二十七年希里糊塗的和北番打了一仗的宋高宗，只落得棄家南逃，在驚慌失措的路途中，還不時的回頭，看看人家是否追來。

回頭一望魏太武帝的祠堂，也無人祭祀了。在神像的一旁邊，只有一片烏鴉，叫得好像社中的鼓聲。想到北宋的祠堂，不也和這個一樣嗎？真傷心！不忍再回頭看它了。

我現在老了，我的心還很壯，恢復中原的志向，一點也沒減掉，但是現在還仗賴誰來問我一聲：「老將軍，您現在還能打仗不？」

姜白齊天樂蟋蟀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繼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注釋：（一）庾信有夜聽搗衣詩：「：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柳楊離別賦，臨江愁思

歌。復今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二) 淒淒卽「淒淒」之借，狀小語聲。

(三) 鋪。說文云：「著門鋪首也。鋪首著門上，用以銜環者，銅爲之象龜蛇之形或塗以金銀故亦曰金鋪銀鋪」

(四) 砧杵。搗衣之具，砧以石爲之，杵以木。砧杵聲，能傷客人之心，故詩詞中常用此字。

(五) 候館市館有樓可望者。

(六) 張宗櫛曰：「朱太史竹垞云：『杜子美集有漫興五絕九首。又七言云：』
『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興者，言卽景口占；率意而作也
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語韻。姜堯章詠蟋蟀云：『幽詩
漫興·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興，紛紛紅
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採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作漫興
，迨楊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必，先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見，又從

而附會之，世人遂盡改杜詩之舊，易與爲興矣。」

(七) 張杜甫滿庭芳詞：「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

(八) 原注：「宣政間，有士丈夫作蟋蟀吟。」

譯文：

我像庚信似的，自己先唧噥起自己的愁事來了。在這淒涼的時候，更聽見私語的聲音，越發令我難過起來了。這是那說話呢？細一聽，原來是屋壁旁、石井間，我嘗聽過的蟋蟀聲。牠們的鳴聲，很哀，好像訴說別後的苦情。啊秋天了。促織二叫，就開始織布的時候了，現在她正作什麼呢？睡了罷？睡得着嗎？又起來，找機杼呢罷？她織下布去了嗎？在這夜深的時候，她獨自一人，佇立在這曲曲的屏山，有什麼意味啊！

我正在痴想，西窗上的雨聲響來，此時還能聽到，蟋蟀聲和砧杵聲，我難過極了，不由的叫道：「蟋蟀啊！你爲誰忽斷忽續的，應和着搗衣的砧杵聲呢？你是不是怕作客的人，沒有寒衣，有意的警催促她們呢？」咳！傷心的人太多了，豈只我一個？在店裏迎秋風的旅客，

在離中弔月的女人，他們的愁者我更深啊！

不自覺的，一張嘴，念出幽風七月來。『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多着有趣味的小孩們，什麼愁也不曉得，每逢秋夜，在離落的根似，靜聽蟋蟀的叫聲，聽準了，呼喚同伴，提着燈籠來捉。可是把這些事編入歌曲裏，甬唱起來，一聲一聲，聽着比蟋蟀的叫聲，更難過了。

史達祖雙雙燕（春燕）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
雕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
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
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凭。

注釋：（一）歐陽炯燕詩：『長到春秋社前後，爲誰去了爲誰來？』

（二）毛詩邶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

(三) 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

(四) 鄭谷詩：『落花徑裏得泥香。』杜甫詩：『芹泥隨燕嘴。』

(五) 雁傳書，起於漢之蘇武；燕傳書六朝間卽有之詞間傳書之燕常作燕不作雁。

譯文：

春社過了，兩隻燕子，從簾窻間飛進來，去年的舊窩破了，它倆想住下，張着翅膀圍繞舊窩飛轉；鑽到了窩裏，並着身子，試一試，能住不能住。仰着頭看望那屋頂上的椽子，又轉過頭來，對着嘴小聲細氣商量。忽然輕快的飛去，身子拂着花梢，花枝一動，映到地上的花影像被燕尾剪開了。在芳香的路徑裏，啣着經雨潤濕了的芹草和泥土，它倆有時貼着地用力前飛，比一比誰的身體輕俊。

它們的新巢，築在了紅樓裏，每天出去玩樂，一直到暮色降臨，柳和花都看不十分清楚的時候，才一齊飛回。它倆把花和柳看夠了，當然棲在香巢裏，安然的去休息，那還記得捎書的事情呢？所以遠地的好消息，忘記帶來了。咳，這一忘可好！它倆那知道一個年青貌美的女

子，一天價依靠有花彩的欄杆，望好消息傳來，而竟盼得面色焦黃，身體瘦弱了呢！

古書今譯

古書今譯 第二卷 散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節錄論語先進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

爲之大！』

注釋：（一）曾皙，曾參父，名點。

（二）以，外動詞，認也，以認雙聲，認古蓋讀一ㄣ，以之句主，爲吾，省略。

（三）此「以」字與上「以」字同。此以之句主爲爾，亦省略。

（四）以動詞，易之借，治也。

（五）率爾。輕遽之貌。

（六）攝讀尸去，管束也。

（七）因，仍也。

（八）方，向也，謂向義也。

（九）哂讀尸ㄣ，微笑也。

（十）求，冉有名。

（十一）方六七十，謂方圓六七十里之小國也。

(十二)如，選擇連詞，或也。

(十三)足，富足也。

(十四)如，介詞，與今語「依照」同。

(十五)赤，公西華名。

(十六)如會同，此如字與第十二條用法同。周禮春官太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曰見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按時見者，無常期，殷，衆也。毒愛也。

(十七)端，玄端服，章甫，禮冠。

(十八)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十九)希，閒也，歇也。

(二十)鏗讀ㄎㄨㄥ，投琴之聲。

(廿一)作，起也。

(廿二) 撰讀_ㄓ弓具也，猶事也。

(廿三) 「莫春」，今作「暮春」，「莫」爲「暮」之本字。

(廿四) 春服，單袷之衣。

(廿五) 浴，盥濯也，沂讀一，水名，在魯城南。相傳此地有溫泉。

(廿六) 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雩讀ㄩ。

(廿七) 與，外動詞，許也。

(廿八) 夫，指示形容詞，彼也。

(廿九) 何，疑問副詞，爲「爲何」「何故」之意。

(卅) 點誤以爲邦自任爲不讓，故有此問。

(卅一) 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譯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在孔子一旁，很恭敬的坐着。孔子說：「我要和你們談個事情，不要

認爲我比你們大幾歲，就把你們拘住了，今天可以任意的說。平常日子，你們好說：「誰知道咱的本事？」如果有人知道你們了，想用你們的時候，你們要作什麼呢？」

子路很輕率的答道：「假設有一個千乘的國家，站在大國的中間，時常有兵來侵擾，再加上連年不收，這很難辦理了罷？我要當了權，不必多說，三年的工夫，可以教導的人們，一提到打仗，都有勇氣，一說作事，都趨向仁義。」孔子笑了笑他。

孔子問冉有說：

「求，你怎麼樣呢？」

冉有見孔子笑子路的口氣太大，他膽小了，很謹慎的說：「方圓六七十里地方，不必如此的大，再小些，或者五六十里也可，如果我當了權，三年的工夫，可以讓人們不缺衣食，還都知道禮樂。有君子來，我還願讓給他。」

孔子問公西華：「赤你怎麼樣呢？」「我還談不到能作什麼，我現在還願學禮。宗廟中祭祀的時候，或者諸侯朝見天子的時候，我穿戴上禮服禮冠，能當一個贊禮的人就心滿意足了。」

孔子問曾皙：『點你怎麼樣呢？』

曾皙正鼓瑟，他聽到孔子問他，鏗的一聲，把瑟放下，他在餘音漸漸微小中站起來說：『我和他們三個人所願作的不一樣。』孔子說：『沒關係，各人說各人的。』曾皙說：『現在正是暮春天氣，單衣服都穿上了，大人五六個，孩子六七個，一齊到沂水裏去洗澡，洗完澡，再到祭天祈雨的祭壇旁邊的大樹下，涼快一會，就很快活的沿着路唱着歌回來了，這就是我最高興的事。』孔子很歡喜的說：『還是點說的好！』

子路他們仨出去了，曾皙走在了後邊，問孔子：『他們說的怎麼樣呢？』孔子說：『各人說各人的志願罷！』『先生，那麼您爲什麼笑子路呢？』『治國用禮，他出言不遜，我笑他張誑！』

『求，沒有治國的才能嗎？』『你怎麼看出能管理方圓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事，就沒有治國的才能呢？』

『赤沒有治國的才能嗎？』『宗廟會同，不是管理的諸侯的事麼？你要說赤作事的能力小，

還有誰比他作事的能力大呢？」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節錄孟子離婁章）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注釋：（一）良人，善人也，初，妻稱夫，曰「良人」，夫稱妻，亦曰「良人」。後「良

人」二字合音，一轉爲「郎」，一轉爲「娘」。此處良人二字，指夫言。

（二）𦣻，飽足也，按說文無𦣻字。說文飽字下訓𦣻也。蓋「𦣻」卽「𦣻」之初文。

（三）反爲返之借字。

（四）說文云：「𦣻戴目也，从目間聲。江淮之間，謂𦣻曰𦣻。」今取其第二義，

讀ㄉㄤ。

（五）蚤爲早之借字。

（六）施讀一，尾也。施尾古同音，今語，尾巴，讀一ㄉㄤ，尙存古音。

（七）施從良今所之。第一「之」字，爲介詞，位於主語與述語之間，無意義。第

二「之」字，爲關係內動詞，往也。

（八）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第一「之」字，動詞，往也。第二「之」字介詞，位

於二名詞之間，與今口語「的」字相同。

(九)爲，爲「謂」之借字。

(十)訕讀尸弓，怨詈也。

(十一)施施，喜悅自得之貌。左傳隱公元年，「其樂也洩洩。」蓋與此「施施」同意。

譯文：

齊國有一個人，家裏有一妻一妾。她丈夫出去，必定飽吃酒肉回來，他的妻問他往外邊同你一塊吃喝的都是些什麼人呢？他說都是富貴的人。

他的妻告訴他的妾說：

「咱丈夫出去，必定飽吃酒肉回來，問他一塊吃喝的人，他說都是有錢的，作官的，可是沒有見過富貴的人到咱家來，我要看一看他到底儘是往那去！」

早晨起來，她偷偷地尾隨着她丈夫，走遍了全國，無有一個人給他站着談一會話的！最後他走到城外，有祭墳的，他很可憐的向人家乞求些殘餘的酒肉，沒吃飽，又遠遠望了望，也有

祭墳的，他又找了去！這就是他說的那飽吃酒肉的事啊！
她的妻回來，告訴他的妾說：

『他，是我們終身所仗賴的！現在竟這樣！』

妻妾對着罵她的丈夫，又在中庭哭了一番。她丈夫不曉得她們已經知道他的行爲了，很得意的從外邊回來，很驕傲的對待他的妻妾。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節錄孟子梁惠王章）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注釋：（一）比，時間介詞。及也，至也，與口語『到』同。

(二)則，承接連詞。於初發見一事之已然狀態時用之。說見楊遇夫詞詮卷六，十八頁。

(三)按『如之何』應譯爲：『怎樣對付他。』『如』爲外動詞，猶今言『對付』。『何』爲副詞，『之』爲代名詞。說見詞詮卷五如字下。

(四)士師，獄官也。

(五)士，獄官手下之小官。

(六)己之，止之也；或解『已』爲『易』的借字亦通。

譯文：

孟子告訴齊宣王說：

『您的臣，有往楚國去的，把他的妻子託靠給了一位朋友，到了他回來，他的妻子，正挨飢受凍，對這位朋友，怎樣對付他呢？』

王說：

『絕交好咧。』

『獄官不能管理手下的小吏，怎樣的對付呢？』

『停他的職好咧。』

『四境以內的事不治理，怎樣的辦呢？』

齊宣王故意的裝沒聽見，看了看兩邊，說起旁的事來了。

無或乎王之不智（節錄孟子告子章）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注釋：（一）或爲惑之借字，疑怪也。

（二）暴讀々X，今作驟。

（三）吾退而寒之者至矣。之，代名詞，代替上句之「吾」。

（四）今，爲假設連詞。王念孫曰：今猶若也。樹達按此乃說一事竟，改說他端時用之。王氏訓爲若，乃從上下文之關係得之，疑今字仍是本義，非其本身有若字之義也。（以上見詞詮卷四二十三頁。）

（五）數同術。

（六）致，極也。

（七）惟奕秋之爲聽。爲，句中助詞，賓語倒裝時用之。

（八）繳，今讀々XZ，說文云：「生絲縷也，謂繫系矰矢而目雉射也。」

(九)爲是其智弗若與。爲，外動詞，謂也。是，代名詞。與同歟。

譯文

孟子說：

『無怪乎王您不明白呀！雖說天下有容易生長的东西，暖它一天，冷它十天，沒有能生長的呀！我見王您的次數也很少了，我退去以後，可是寒冷他的人就到了。即便有萌芽，還有什麼用呢？』

譬如下棋，是一件小技術，不專心一志，就學不到好處！奕秋是全國下棋的名手，請他教兩個人。一個很用功，專心聽奕秋講話；一個也聽，可是心中總以爲有鴻鵠將要飛到，想拿弓和繳去射它，雖說與那位同學一樣的學習，可是比那位同學差遠了。你能說他的聰明不如他嗎？「不是啊！」』

舜發於畎畝章（節錄孟子告子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注釋：（一）舜相傳爲我國古君主之聖者，微時，嘗耕於歷山。畎，六畝也。

（二）版築用版築土之工。傳說爲殷高宗賢臣，未顯時，在傅巖築路以自隱。

（三）膠鬲，殷之賢臣。其先以遭紂亂，隱遁爲商。周文王於鬻魚販鹽中得之，舉以爲臣。

（四）管夷吾又稱管仲，春秋時齊穎上人。齊桓公返國爲君，以管仲背己在魯而索

之，仲因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既得仲，遂釋以爲相，而齊以霸。士。獄官也。

(五) 孫叔敖，春秋時楚人，隱而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以爲相；相三月，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六) 百里奚春秋時虞人。家甚貧，流落不偶。事虞公爲大夫，知虞將亡而去之。後爲楚鄙人所執，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羊皮贖歸，授以國政，相秦七年而秦霸。

(七) 是，此也，指示形容詞。

(八) 拂，戾也。

(九) 會同增，高也。表態副詞。

(十) 法家，法度大臣之家。

(十一) 拂同輔，士同仕，拂士，卽輔弼之官吏。

(十二)於，介詞，表所因。

譯文：

孟子說：

「舜在歷山耕地，後來他接收了堯的天下；傳說在傅巖築路，高宗請出他來管理了朝政；膠鬲當着紂亂，隱藏在魚鹽商人裡，文王知道他賢，賜給他了官位；管仲曾被魯國囚執，後來作了齊桓公的宰相；孫叔敖隱居海濱，後來作了楚莊王的令尹；百里奚曾被楚國拘捕，後來執掌了秦穆公的國政；他們這些聖君雖然功績不同，可是在當年都受了許多的困苦！並非偶然而來的啊！所以上天要給某人一種大責任，一定先讓他不得志；心思一天不休息，老是想事；身子一天不消停，常去勞作；外形很消瘦，腹內不充實；事還作着不順利。這是故意的激動他的心情，挫折他那暴烈的性子，讓他多多的增長經驗。

人常有過，才能更改；用過心血，費過思慮，才能有為；有的是這樣的，瞪他兩眼，罵

他兩句，他也就明白自己作錯了。所以在內沒諫議大夫和輔弼的官吏，在外沒有敵國和外患的國家，終究得滅亡了。明白這個，就曉得生是因為有憂患，死是太安樂了啊！』

勸學篇（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而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苳，風至葦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澹，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

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亡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搆。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蚘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燥也。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術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

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也和，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燠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

乎近其人。學之徑：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其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可後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

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慎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謂之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

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注釋：（一）藍，草名，亦名綻。

（二）輶，說文云：『車网也』。段玉裁注云：『車网者輪邊繞如网然，网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輶，言曲輶也。』

（三）規，說文云：『有法度也。』段玉裁注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古規矩二字不分用。』

（四）𦏧讀尸彡，乾𦏧也；又暴起貌。暴，今讀夕彡，小篆作𦏧，說文云：『疾有所趨也，從日出本𦏧。』按說文暴暴𦏧（此字見周禮在說文新附中。）三字分用，今暴行而暴𦏧皆廢。今以暴爲暴虐，卽𦏧之借字，以暴爲疾急，卽暴之借字。暴之本義，既爲暴𦏧二字之字義所專有，遂又加日旁作曝，以與暴別，而音亦轉爲父X矣。然考秦之嶧山碑，有𦏧，當卽曝之本字，象雙手承

草木，向日曝之形，其用爲猝急之義者，蓋假借也。從日出米科之字，疑從暴字譌變，非原有二字也。今荀子『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而暴訓乾，以今字論之，當作暴，而荀子古本皆作暴，亦可証暴字乃由暴字所分化而出者。

(五) 礪，磨石也。細者爲砥，粗者爲礪。

(六) 論語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參，三也。

(七) 夷貉之貉，讀ㄏㄛˊ，

(八) 詩曰。小雅小明篇之第五章。

(九) 無，毋也。

(十) 共，讀爲恭。

(十一) 之，其也。

(十二) 介讀爲句，說文云：『句乞也。』廣雅：『句予也。』是句訓爲乞，又爲予

。介以景福，予以大福也。爾雅：『景，大也。』（按此條引自林義光先生詩經通解小明篇。）

（十三）跂有二音：一讀 ㄑㄧ^1 ，足多指也；一讀 ㄑㄧ^2 ，舉足望也。今取其第二義。（

按跂訓舉足望，爲企之借字。）

（十四）楫，讀 ㄐㄧ^1 ，說文云『舟楫也，』荀子作『楫』。

（十五）苕讀 ㄊㄧㄠ^1 ，說文云：『草也。』

（十六）射干之射，讀 ㄕㄧ^1 。藥名。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

（十七）白沙在涅二句今本無，據王念孫考証，古本有；今補。涅俗涅字，染黑之物。

（十八）蘭槐，香草。

（十九）漸，說文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段玉裁注云：『按走部有趨字，訓進也，今則皆用漸字，而趨廢矣。』

(二十) 滌，說文云：『久泔也。』段玉裁注云：『荀子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大戴禮同，謂久泔，自死蔑也。內則滌灑注，秦人洩曰滌，此則別是湯液之類，與久泔異實同名，秦人方言也。』

(二一) 王引之曰：『柱與束相對爲文，則柱非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爲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証矣。』

(二二) 構，結也。

(二三) 質的。質，射侯；的，正鵠也。

(二四) 醯讀「一」，醋也。

(二五) 頤讀「X」，與跬同。頤步。半步也。

古書今譯

(二六) 鏤讀く，刻也。

(二七) 鏤，讀ク，彫刻也。

(二八) 蟻同蚓，讀一。

(二九) 跪，說文云：『拜也。』按蟹之足爲跪形，故蟹足亦曰跪。

(三十) 蝮，俗蛇字，讀尸。蝮，疑即繕之初文。繕與蛇相似，今荀子蛇蠃連文，當係同類之物可知。

(三一) 冥讀口一，幽昧也，莊子：『昭昭生於冥冥。』

(三二) 惛，讀尸X，心不明也。按荀子『冥冥』與『昭昭』對，『惛惛』與『赫赫』對。『昭昭』，『赫赫』，皆光明之意，引申爲盛大，『冥冥』與『惛惛』皆不明之意，引申爲微小。推荀子之意，蓋勸人先從小處作起，則將來自有的成就，若小處不屑作，則無大功大業之可言也。

(三三) 赫赫，盛貌。

(三四) 衢，說文云：『四達謂之衢。』段玉裁注云：『釋名曰：『四達曰衢。』齊魯間四齒杷爲衢，衢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按中山經，宣山『桑枝四衢，』少定山木曰『帝休枝五衢。』，天問：『靡萍九衢』，淮南書：『大木則根權，』皆謂交造歧出。』荀子王霸篇：『楊子哭衢涂，』衢涂，歧途也。

(三五) 騰讀去厶，說文云：『神蛇也。』

(三六) 梧鼠，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有此五技，遇險而不能避，故窮也。

(三七) 詩曰，曹風鴈鳩之第一章。

(三八) 毛詩云：『鴈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按上下謂子所止之處，群子棲止，各有定所，鴈鳩則先哺居上之子，以次及於下；暮則先哺居下之子，以次及於上。又此詩首章言君子執義至公無私，後三

章則言始終不忒，要皆均一之意，故以鴈鳩設喻。

(三九)儀讀如義，鴈鳩之養七子，恩義無所偏，君子之執義，均一如之。

(四十)如結，毛云：『執義則用心固。』

(四一)瓠巴，古代之善鼓瑟者，列子云：『瓠巴鼓瑟，鳥飛魚躍。』流魚，即沈魚，書『沈湏』荀子非十二子大略二篇作『流湏』，此沈流通用之証。

(四二)伯牙古之善鼓琴者。六馬，天子之車駕六馬。秣食馬穀也，猶俗言馬料。

(四三)數，術也，方也。

(四四)義，謂學之意。

(四五)書，爲六藝之一，所以紀政事。

(四六)古無樂經，詩卽樂。如論語：『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証。中聲卽中和之聲。樂所以調劑人之精神，諧和人之生活。人有憂愁，易入沈思，而近於委靡；人如好勝，重己輕人，好與人爭

，此二事皆失之於中，徒用人力勸解，不易奏功，惟樂音足以化之，而能復其中和之態度。蓋樂原有中和之聲，其中和之聲發，則能使人中和也。

(四七) 荀子非相篇曰：『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王霸篇曰：『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據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統觀以上所言，則荀子謂禮之意義，一言以蔽之，曰『分』。蓋彼之意，在建設一種分的禮制，使其各守所分，而不相踰越侵犯也。

(四八) 禮之敬文也。文，條文也。敬，恭敬。引申爲遵守，或信任。

(四九) 博，言其功用廣大，論語：『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詩，在春秋時代，爲各國交際間必需之品，試觀左傳中各使出聘，

在讌席間，心中之事，不便說出，常借詩以道之。如申包胥哭秦庭之賦無衣是。

書即先王之遺典，可奉之以爲法則，前人之失，又可以爲當局者之戒。

(五十) 微，即微言大義之微，言其義精微，寓褒貶，而能勸世俗。

(五一) 端，讀爲喘。

(五二) 𪔐卽蠕字讀日X可，動也。

(五三) 禽犢，楊倞謂：『餽獻之物也。』郝懿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犢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人，直以爲玩物耳。』
。小人之學，入手耳，出手口，無裨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况之。……』

(五四) 郝懿行曰：『嘖者，嘈嘖，謂語聲碎也。』按引申爲多言。

(五五) 安，乃也，則也。雜識即雜記之學，志字爲識之旁記小字爲讀荀子者所加

。後衍入正文。（以上根據王引之及王先謙二人之說。）

（五六）誦讀，與屈同。頓，引也。

（五七）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散儒，即不成材之儒。

（五八）楷，與苦同，惡也。

（五九）詩曰。小雅采菽之第三章中語。

（六十）彼交，讀爲匪姣。匪姣匪紆，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姣，侮慢也。（用王引之說。）

（六一）俞樾曰：『誦數猶誦說也。……』

（六二）爲，效也。其人，指知禮之賢人而言。

（六三）是，代名詞，指禮言。

（六四）致，同至，極也。

（六五）之，於也。

(六六)德燥，謂能操持其好禮之德，而不改移也。

(六七)光。劉台拱曰：『光廣古通用』。王念孫曰，『光讀爲廣是也。』

(六八)『君子貴其全』爲主要之語句，『天貴其明，地貴其光』爲陪襯之語句。

譯文：

君子說過：

『求學不可以停止，青是由靛中取出來的，可是它比靛色深，冰是水結成的，可是它比水寒，求學也是這樣，越用心越有大的希望。』

木變直了，是受了繩的約束，又曲成車輪，是受了規的指使；可是它再乾了，或散了，也不能伸直了，這完全是彎曲的力量把它改變了啊！』

所以木料打上墨線，就可以解直了，鐵器在石頭上一磨，就變快了，君子把廣博的學問每天再經心思思索，知道的就越透澈，行爲方面，也就沒有過錯了。學問是非常廣大的！不登高山，不知天有多高，不臨深谿，不知地有多厚，不聞先生所留下的言訓，就不曉得學問有

多麼廣大！

于越夷貊地方的小孩，生下來一樣的聲音，長大了，言語風俗習慣就變了，這是教的力量啊！教既能改變人的言語行動，這樣大的責任，誰應當負起來呢？就是讀書的我們啊！詩經上說：

『君子們，別老安然的休息着，應當常想着你們所處的地位，要一心一意的作人民的模範，去直正人民的過失。天上的神聽着你們哩，你們作好事，它一定賜給你們許多的福。』

沒有比把人民教化好了再神明的了，沒有比無有禍是最有福的了，用什麼就可以達到神明的地步呢？我曾嘗整天用心思索過，但是不如跟先生一會學來的多，我曾躡脚遠望過，不如登在高處看得遠，順風一喊，聲音也沒加力量，可是聞聽的就比較清亮；用車馬的，腿也不快，可是能行千里；用船楫的，不見得會水，可是能窮江河，君子比一般人神明，不是生來就是如此，是善於利用旁的東西啊！

南方有鳥，名叫蒙鳩。它用頭髮和羽毛編巢，繫在葦子莖上，風來一吹，葦莖折斷，裏邊的卵就摔破了，小鳥就摔死了。巢不是不完固啊，繫的地方太壞了。西方有樹，名叫射干，樹身高有四寸，它生在高山上，又挨着百仞的深淵，樹身本不高，站的地方太好了。蓬，生長在麻裡，不用扶它，自己就能長得很直，白沙混在涅裡，不用染就變黑了。蘭槐是香草，它的根叫作芷，泡在尿裡君子不再近它，一般人也不佩帶它了，它的本質不是不好啊，慢慢的泡壞了。所以君子住房，必定挑選好鄰家，在外方求學的人，也得找個好先生，這樣就可以防去邪僻，近乎中正了。物類的生長，必定有個起始，榮辱的來臨，是隨着人的行爲，肉糟了才生蟲子，魚爛了才生蠹兒，一天價不知自己是幹麼的，災禍怎得不找身上來？強硬的容易折斷，柔軟的容易彎曲，邪穢不離身，便是衆怨聚會的所在啊！一樣的加薪，先着乾的，一樣的平地，水往濕處流，草木一堆一堆的生長，鳥獸自然的找去，所有的物類，都是找他性情相近的啊！所以質的張開，箭就到了，樹林子長得茂盛，打柴的斧子自然的找去，樹枝子樹葉子長得密稠，鳥兒自然一羣一羣的飛去休息，酢變酸了，齧子還有不找去的嗎？所以

說話，有時招禍，行動有時招辱，君子立身處世，那能不十分謹慎呢！

土積多了，可以成山，還能生風下雨，水積多了，可以成淵，裡邊還能生長蛟龍，善積多了，品德完備，神明自然而來，聖心也就有了。所以半步半步的不接連起來，便到不了千里，小水不匯在一起，也成不了江海；騏驎雖然跑得快，可是它躡一下，也過不了十步；駑馬雖笨，它不休息，也能走千里；雕刻一下，把刀子放下，朽木也折不斷它，不停的雕刻，金石雖硬，也可以穿過去。蚯蚓無有爪牙筋骨的憑藉，它能上食土埃，下飲黃泉，是用心太專了；螃蟹八足二螯，它的利器比蚯蚓多多了，可是它沒有住處，常常寄居在蛇蟾的窩裡，是心太浮燥啊！所以沒有專一的心志，便作不出好的成績，沒有繼續的努力，便成不了顯大的功業。一個人走岔道，永遠走不到要去的地方，一個人作兩國的臣，終究得被排擠，兩眼同時不能兩方面都看得顯然，兩耳同時不能兩種事都聽得清楚，螻蛇無足，它能飛行，梧鼠雖有五種技能，它不能應付災禍。這就是用心專一不專一的原故了！詩經上說：

『桑樹上的鳴鳩，多麼好罷，待它的七個小鳥，平均如一；君子的行爲，也好像老鳴鳩

似的沒有差錯。他們能這樣的，就是因為他們爲善的心，堅一得好像繩結似的呀！』

所以君子求學，心須專一堅固啊！

古代瓠巴，鼓瑟最好，當他鼓瑟的時候，水中的潛魚，都浮上來聽着，古代伯牙，彈琴真妙，當他彈琴的時候，吃料的六馬，都抬起頭來聽他的琴聲。所以好聲音無論多小，沒有聽不見的，好行爲無論多細，也沒有不知道的；譬如玉在山裡，樹木就顯得綠嫩，珠在淵裡，水崖就顯得清秀，善在心內，舉動也就文雅；除非爲善不多，真能長久的爲善，人們怎能不曉得呢？

學從何處開始，至何處完了呢？

爲學必先讀書，讀書從誦經作起，把禮讀完，就算完了。求學的宗旨，最初是當一個學子，最終成一個聖人。能專誠的用心，日久就能入門，所以求學至死，才算告一段落。讀的書有時讀完，至於裡邊含的道理，一刻也不能離開。按着裡邊道理去作，便是人，丟開，就與禽獸一樣了。書是記載的以往的政事，詩（卽樂）所以協和人之生活，禮是分開人羣最好的一

種方法，也是人羣中所遵守的條文，所以求學讀完禮就算完了。能這樣作的，在道德方面說，就可以稱得起是最高的了。禮的揖讓，樂的美妙，詩書記載的廣博，春秋含義的精微，在天地之間的可以說包括完了。

君子讀書，用耳朵聽了進去，存在心裡，又分佈在四肢上，一舉一靜，還可表示出來，所以輕微的言論，細小的行動，都可以爲人儀表。小人讀書，就不然了，用耳朵聽了進去，也不思索，從嘴裡就又倒出來了，口耳當中，才四寸遠，那能把他的七尺之軀，修飾的十分美麗呢！古人求學是爲自己，現在求學是爲的壯門面，君子求學是爲美自己的儀容，小人求學，認爲是玩物。

小人既不誠心求學，便可任其自然，不再理他，他原來沒問就告訴的他，這叫做傲，問一樣告訴的了兩樣，這叫做矜，傲不對，矜也不對，君子對他們是問多答多，問少答少，好像『響之應聲』似的。求學沒有比有一個好先生再好的了，禮樂雖然可以效法，他不能直接的告訴給你。詩書是過去的紀載，與現世又不很切合，春秋含義太簡，一時又不容易領略，依傍

着練習君子之說的一個人，一切經義都可明瞭，世務也就學周全了，所以說求學沒有比得一個好先生再好的了。求學的捷徑，第一要有好先生，只重視禮差一點。上不能有好先生，下再不重視禮，只得些零星的知識，記住些詩書中的字句，那麼終身末世，逃不出一個淺陋的儒人哪！

要想到先王的地步，必須按仁義行事，禮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啊！由禮之路走去，就好像提起槩領，五個手指一動，就非常順流了。要不走禮這條路，專用詩書去作，就好像用手指量河，用戈舂米，用錐喝漿的一樣，你想那能辦得到呢？所以能把禮看得非常的高，雖然研究不到好處，還不失一個守法的士人；一切行爲，不按禮來，就是說的巧，看得細，也逃不出一個無用的散儒啊！有來問不道德的事物的，不要告訴給他，有向你告訴不道德的事物的，也不要往下問他；有講論不道德的事物的，也不要聽他；有爭氣的，不要和他辯論。必定按禮來，再與他接談；不按禮來，就躲他遠點。所以禮貌恭敬了，才可以談到道的方術；言語柔和了，才可以講道的理論；顏色喜悅了，才可以說道的美妙。所以不可和他說，若

了。這叫做『傲』，可以說，若是不說，這叫做『隱』；不看看他的面色就說，這叫做『瞽』。君子曉得這種道理，所以他也不傲，也不隱，也不瞽，對於自己的言行，還是非常的謹慎。詩經上說：

『來朝的君子，不傲慢，也不懈怠，天子不但高興接見他，還賜給他禮物。』這就是知禮的好處啊！

射箭射一百次，只有一次沒射着，不能說是『善射』；一千里的路程，差半步沒趕到，不能說是『善御』；人情不通，仁義不純，不能說是『善學』。學的目的，本來就是把所學的都歸納起來，找出一個常久不變的理論。一半壞，一半好，這是途巷中的人們；好的少，壞的多，這是，桀，紂，盜跖，一流的人；完全是好的，沒有絲毫的缺點，這才真稱得起一個學者呢！君子知道若是學得不完全，不純粹，不算是美滿；所以念書，是了解了裡邊的道理，又用心把它系統起來，涉身處世，還得模仿效賢人的行爲，人有告訴我失禮了，我特別的感謝他。訓練得我們的眼若不是禮就不願看他，耳朵，若不是禮，就不願聽它，嘴，若不是禮

，就不願說它；到了把禮研究到最妙的時候，就好像目見了五色，口嘗了五味，貪利的人得到天下的一樣。所以到了那個時候，權利也不能傾覆他，羣衆也不能改變他，天下也不能動蕩他了。活着是按禮而來，死也是由禮而去，這就叫做德操——研究禮有了心得，任何東西不能再改變他了。有了德操，才有一定的主張，有了一定的主張，才能應付一切的人事，能這樣，就可以叫做『完全人』了。天可貴的是日月的光明，地可貴的是面途的廣大，人可貴的，就是一個完美無缺點啊！

童子辨日（節錄列子湯問篇。）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

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注釋：（一）車蓋，形圓，狀如傘，建於車上，以遮風日。

（二）以，外動詞，謂也，以爲也。

（三）盂，說文云「飯器也。」又說文盤下云：「小盂也。」可証盂盤同類。

（四）滄滄涼涼，狀天氣之清冷。

（五）探湯，言如探湯之熱。

（六）「爲」爲「謂」之借字。

（七）「知」「智」古同字。

譯文：

孔子往東方去遊玩，遇見兩個小孩嘲嘴，孔子問他們爲什麼，第一個小孩說：「我說太陽剛出來的時候離人近，正午就離人遠了。」第二個小孩說：「我却覺得太陽剛出來的時候遠，正午倒近點。」

第一個小孩說：『太陽剛出來，好像車蓋似的大，到正午就像盤子小，這不是遠的小近的大嗎？』第二個小孩說：『太陽剛出來，天氣清涼，到正午，熱得好似沸水，這不是近的熱，遠的涼嗎？』

孔子不能解決。兩小孩笑着說：『誰說您非常聰明呢？』

歧路亡羊（節錄列子說符。）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

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注釋：（一）楊子名朱，字子居，戰國時人。

（二）童僕之未冠者曰豎。

（三）戚然，憂愁之見。

（四）移時，少頃也。

（五）方，術也，路也。喪生，謂不保其生命也。如說符原文中：『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伯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是孰非耶？』按：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即喪其生也。

譯文：

楊子的鄰人跑了一隻羊，已經率領着他的同志們去追趕，又邀請楊子的小童去幫忙。楊子說：『嘿！跑了一隻羊，爲什麼去這些人追呢？』鄰人說：『岔道太多！』鄰人回來，楊子問：『得着了沒有？』『沒有，它跑了。』『怎麼跑了呢？』『岔道裏邊，又有岔道，我不知道順着那條道去趕，所以回來了。』這時楊子一聽，心中煩了，面色也變了，愣了一會，沒有說話，一天也沒見他個笑模樣。

他的門人很奇怪他，問他說：『羊是賤畜！跑了的，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減少了言笑，是爲什麼呢？』楊子不言語。

弟子孟孫陽出去把這件事告訴給了心都子。……心都子說：『大道因爲岔道多丟了羊；學着因爲路術多捐了性命，都是一個道理啊！』

齊田氏祖於庭（節錄列子說符）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

『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利之如響。

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噬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注釋：（一）田氏，齊大夫田敬仲之後，執齊政權者。

（二）祖，餞也。祖，餞古同音。古人出行，先祭路神，祈保平安。今日『餞行』。

（三）中坐，謂入座吃喝，方一半也。

（四）響，空谷之應聲。

（五）鮑氏之子，齊大夫鮑叔牙之後。

（六）預於次。預，與也；次，位也。

(七) 厓讀ㄩㄢˊ又讀ㄩㄢˊ或ㄩㄢˊ，謬也。

譯文：

齊國有一位姓田的，在庭中與友人餞行，吃喝的客，有一千多人。入座之後，剛吃喝了一半，有獻魚和雁的，田氏一看，就歎氣道：「唉！天待人民，多麼優厚啊！蓄殖五穀，生育魚鳥，讓人們享用。」這時許多客人順着他說，好像應聲一般。

在座的有位姓鮑的童子，年紀只生二歲，他却聽不服，向前走了兩步說：「你們說的不對！天地間所有的東西，都是和我們一同生存着，都是平等的，沒有什麼貴賤的分別；不過因為聰明氣力的大小，才彼此制服着，互相吃喝着，不是因為想吃它，它才生出來的！人們只可揀可吃的吃罷了，難道天原來為我們要吃它，它才生下來嗎？再說蚊蚋咬皮膚，虎狼吃人肉，難道也是天原來為着蚊蚋才生人，為着虎狼才生人的肉體嗎？」

人有亡鈇者（節錄列子說符。）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

，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

俄而捐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

注釋：（一）說文云：「鉄，斫莖刀也。」段玉裁注云：「莖者，斬芻也。斬芻之刀，今之鋤刀。禮記屢言鉄鉞，……」蓋鉄鉞之形相似。

（二）意與臆通，謂胸臆中疑之也。

（三）捐，音義同掘。

譯文：

有一個丟了鉄的人，揣度着他鄰人的兒子偷了去。察看 he 走路，像偷了的；察看他的顏色，也像偷了的；說話，也像偷了的；一舉一動的態度，沒有一樣不像偷了的。

不久，他掘山谷，得着他丟了的鉄；別的日子，再見了鄰人的兒子，他那動作的態度，不

像偷鉄的了。

邯鄲之民獻鳩（節錄列子說符篇。）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月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注釋：（一）以、介詞，用同『於』，表時間。

（二）簡子即趙簡子，名鞅。邯鄲，簡子食邑。

（三）言生者不如死者之多。

譯文：

邯鄲地方的人民，在正月初一，就給趙簡子貢獻鳩鳥；簡子收到後，非常的高興，必定多多

的賞他們。一個外來的客人，不曉得簡子的用意，問簡子，簡子說：『正月初一是放生的日子，我今天放生，表示我有恩惠。』客人說：『人民知道您要放生，所以爭着捕它，鳩鳥死的可就多了。您要願意讓鳩鳥不死，不如禁止人民捉捕；捕了來再放了它，您的惠少禍多，兩方面不能相等啊！』

愚公移山（節錄列子湯問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

齷，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注釋：（一）太行當作太行，太行王屋二山，在今山西河南境。

（二）古以周八尺爲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三）懲，苦也。

(四)指，動詞，意向也。

(五)雜，言其多也。

(六)猷疑，猶言『致難』也。

(七)曾，副詞，乃也。

(八)魁父，小山名，列子注謂在陳留界。

(九)如，外動詞，猶今『對付』。

(十)焉，爲疑問代名詞，代地方。

(十一)隱士，乃寓言，不必確有其地。

(十二)叩爲『斲』之借字，說文云：『斲擊也。』

(十三)舂讀々々盛土器，以草索爲之，似今之筐。

(十四)齠讀々々，說文云：『齠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七月生齒，

七歲而齠，从齒從匕。』

(十五) 愚公智叟，人名，兼取其字之義。

(十六) 惠實爲『慧』之借字。

(十七) 其，時間副詞，將也。

(十八) 之，句中助詞，無義。

(十九) 苦，患也。或謂『苦』爲『若』之錯字。

(二十) 以，抽象名詞，故也，與今口語『理由』二字相當。

(二十一) 大荒經謂；山海之神皆執蛇。

(廿二) 厝讀ㄉㄨㄛˋ，亦讀ㄉㄨㄛˊ，置也。

(廿三) 隴斷，孟子公孫丑章下。『人孰不欲富貴，獨於富貴得之中，有龍斷焉。

』按：龍即『壠』或『隴』之借字；斷，不連屬也，與『段』字義近。隴斷，即孤獨之土崗。

太行王屋二山，周圍有七百里，高約六萬四千多尺；它最初在冀州的南部，河陽的北部。北山愚公，年紀快九十了，他對着山居住。他討厭山在前邊障蔽着，出來進去的還得繞遠，把一家子聚在一個屋裏商量起來，老頭說：『我和你們用盡終生的力量，剷平了面前的險阻，希望通到豫南。達到漢陰，成不成呢？』異口同聲的說：『成！成！』

愚公的老伴很懷疑的對他們說：『用你們的力量，魁父那個小丘都平不了，對於太行王屋兩座大山，有什麼辦法呢？再說你們把那土和石頭，擱放在什麼地方呢？』大家又一齊說：『把它扔在渤海的深處，和隱土的北部。』愚公於是率領着他的子孫，從事移山的工作，其中有擔担的三個，他們擊石的擊石，鋤土的鋤土，有用簸箕端着，有用筐背着，往渤海去的路上行動着。鄰人京城氏寡婦，她有個遺腹子，現在八歲了，蹣跚跳跳的去幫助他們，一年，才能往返一次。

河曲智叟笑着勸止他說：『真傻的可以！憑你的殘年餘力，也不能毀壞山的一毛，對於這兩座山的土石，將怎樣處理它呢？』北山愚公長出了一口氣說：『你死心眼，一百斧子也劈

不開，還不如一個寡婦和小孩！縱使我死了，有兒子還存在；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沒有窮盡的時候；山是不能增長的，那何必憂患它不能平呢？』河曲智叟無理由對答了。

操蛇的管山神聽見了，可憐他努力不已，告訴給了天神。天神感動了愚公的誠心，命夸娥氏二子負着兩座山，一座擱在了朔東，一座放在了雍南。自此以後，冀州的南邊，漢水北邊連一個土崗也沒有了。

養生主（莊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却，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軫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注釋：（一）已，指示代名詞。如此也。

（二）爲，動詞，效也。

（三）緣督句，郭慶藩曰：「順中以爲常也。」

（四）生爲性之借字。

（五）養親，按養親與養生之關係甚淺，疑「親」爲「神」之音轉。

（六）踦讀以。馬其昶曰：「謂屈一足之膝，以案之也。」按吾鄉與如此動作曰

く。疑踦字在此地應讀く。

（七）砮，音畫，司馬云：「皮骨相離聲。」嚮爲響之借字。

（八）駘，陸曰：「呼獲反」，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砮也。」按駘乃狀聲字，

吾鄉以刀挑物謂之「ㄈㄨㄣˊ」，因之物被刀挑開，亦曰「ㄈㄨㄣˊ」。知其音不知其字，今莊子作「騷」者，亦假借也。

(九) 桑林·湯樂名。

(十) 經首·咸池樂章也。會，音之聚也。楚辭九歌東皇太一「五音兮繁會。」

(十一) 蓋讀「ㄉㄨㄞˊ」，同「ㄉㄨㄞˊ」，疑問副詞。秦策：「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與

此用法同。

(十二) 進爲「ㄉㄨㄞˊ」之借字。

(十三) 批爲「ㄉㄨㄞˊ」之借字，分也；却爲「ㄉㄨㄞˊ」之借字，間也。

(十四) 窠讀「ㄉㄨㄞˊ」，空也。

(十五) 技與枝通，謂枝脈，經謂經脈，技經，即筋脈相連之處。肯著骨肉也，緊讀「ㄉㄨㄞˊ」，筋肉盤結處也。

(十六) 輒讀，「ㄉㄨㄞˊ」大骨也。

(十七) 𦵏讀「𠂔」，磨刀石也。

(十八) 恢恢乎，寬大貌。

(十九) 族，交錯聚結也，此處指筋骨而言。

(二十) 譝讀「XY」。譝然，狀解散之聲。今吾鄉猶存此音。

(二十一) 善，拭也；「善」「拭」雙聲。

(二十二) 右師，原爲官名，今借以爲人名之稱。

(二十三) 介爲「𦵏」之借字，一足也。

(二十四) 與，疑爲「預」之借字；預，定也。

(二十五) 𦵏爲「祈」之借字，求也。

(二十六) 神，謂其享受之美；王動詞，謂與王相等也。

(二十七) 秦失，或作秦佚，人名。

(二十八) 𦵏，期也，實即求義之引申。

古 畫 今 譯

（二九）倍同『背。』

（三十）是同『之』

（三一）指窮於爲薪。爲，取也。

譯文：

一個人的生命，極其短促，知識可是無有窮盡。拿短促的生命，追隨無窮的智慧，多麼危險吧！既是如此，若是費心勞力的去顯露聰明，那真就不可救藥了！爲善罷，勞心勞神，精力早虧，只落得名傳千古，作惡罷，費盡心機，落個身亡名裂；這兩樣都作不得，只有順着不經心思的平庸的大路走去，才能保持住我們的身軀，才可以不損傷我們的天性，才可以休養我們的心神，才可以盡享我們的年華。

庖丁給文惠君解牛，他手所接觸的，肩所倚靠的，腳所跳的，膝所躡的地方，都皮骨相離，發出一種聲音，把刀刺進去，又豁豁作響。一舉一動，沒有不合乎音節的，好像湯的桑林舞，又好像堯的咸池樂。文惠君看得出了神，不禁的贊嘆了一聲：

『好啊！你的技巧，怎麼到了這般地步？』

庖丁放下刀對答說：

『我喜歡研究解牛的道理，後來能把所研究的用到手藝上來。我最初解牛，眼前見的，是一個全牛；研究了三年，有了心得，眼前所見的，無有全牛，是骨節和骨節湊成的了。現在解牛，完全受我的心神支配，並不再用眼看它了。視官看着不能再進刀了，可是我的心神，不知不覺的把刀子送下去，順着自然的腠理，分開一道大縫；就着原來骨架的結構，經脈骨肉相連的地方，一直割下去，並沒碰到難處；顯然的盤結骨，更容易了。好屠夫一年換一回刀，是割鈍了；普通的衆屠夫，一月換一回刀，是碰傷了。現在我的刀，十九年了，解過幾千頭牛了，可是刀刃像新從磨刀石上磨出來的。牛骨節與骨節中間有縫，我的刀刃非常的薄，拿薄薄的刀刃，進到骨縫裡，當然很從容而無阻礙了。所以十九年沒損壞它，老像新磨出來的。解牛解的多了，有時也遇見交錯聚結，難以分解的地方，我一見難於調理，心先恐懼，全副精力，都聚在這個地方，刀的動作暫時遲緩了，可是往前輕微的

一伸，很鬆散的開了，好像土落在地上的。我提起刀來，四下一看，非常的滿意，於是擦了擦刀，就把它收藏起來了。」

文惠君說：

「論調真高，聽了你解牛的話，明白了養生的道理。」

+

+

+

+

右師是一個獨脚人，公文軒見了他很驚訝，不由的發出話來：

「這是個什麼人？怎麼單腿呢？天生這樣呢，還是後來受了殘傷呢？」

隨後即明白了，又自己解說道：

「天生這樣，不是受了殘傷，天讓他如此。人的形貌，有一定的，不能願意什麼樣，就長成什麼樣，因為如此，所以知道他是自然生成的，不是人爲的。」

原來的單腿，也沒什麼不方便，如果給他幫上一條腿，反違背了自然，他倒感覺不舒服了。譬如草澤中的雉鳥，走十步啄一次食，百步飲一回水，它這樣的生活是很自然的；它不希望

到樊籠裏，吃喝現成的。所以養生須要精神快活，假設精神方面受到拘束或挫折，口體的供養，就讓好到王的地步，也不感覺舒服啊。

老聃死了，秦失弔哭他，號了三聲，就出來了。學生們問秦失：

「老聃不是您的朋友嗎？」

「是。」

「那麼，弔得這麼簡單，可以嗎？」

「可以。最初我認爲他是人，吾就拿人對待他；現在他順自然而死了，就拿死者對待他。當我進去弔哭的時候，有老人哭他，像死了兒子的；有幼者哭他，像死了母親的。大半他們處得太親熱了，一死牽動了他們的情懷，便不得不痛哭了。這完全違背了天的自然，失掉了性的本情，忘了人是受命於天的了。古時給這種人叫做「遁天之刑」。生是到了夫子的生的時候，非生不可；死是夫子自然的變化，非死不可。在一定時間中的生活，我們處之安然；到了該變的時候，我們順着它變化，於是乎哀樂的事情就不能感動我們了。能這樣

，古人給它叫做「帝之懸解」。養生要順乎自然，心中不要希望高壽，一希望高壽，勞心勞力的去保養身體，反倒糟了。譬如養火罷，想讓它不滅，須要供給燃料，手下能有多少燃料呢？一時供給的不方便，它便窒熄了；反不如讓火自己延燒，這處燒完了，又傳到旁處，可就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燒完了。」

臧與穀（節錄莊子駢拇篇）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則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注釋：（一）滅，奴也。

（二）穀，孺子也。

（三）相：代名詞，代滅穀二人，而居於副位。說見黎劭西先生比較文法 P 251

（四）策：說文云：『馬箠也。』此處借爲羊鞭。或謂『策』同『冊』，『簡冊也』。

按挾簡冊讀書，與理不順，不應訓『策』同『冊』。

（五）博塞。說文作『箠塞』。說文云：『箠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从竹博聲。』

古者烏冑作箠。』又云：『塞行棊相塞謂之塞，从竹从塞，塞亦聲。』

（六）殉從也，求也，謂以身從（或求）物也。

（七）按：『若其殘生損性……』句，以習慣用法，『若』下『其』上省一動詞『論』字。

（八）已，語末助詞，表決定，同『也』。

譯文：

臧和穀全是與人家放羊，二人都把羊丟掉了。問臧作什麼來，他說夾着鞭子念書來；問穀幹什麼來，他說下棋來。二人作的事情雖然不同，都丟了羊是一樣的啊！

伯夷爲名，餓死在首陽山下，盜跖爲利，死在了東陵山上，二人死的原因不同，可是按殘生傷性說，是沒有分別的。那麼，又何必讚揚伯夷是，咒罵盜跖不是呢？

天下的人，一個個的都是在營求，他們所求的是仁義，一般人就給他們叫做君子；他們營求的是財貨，一般人就給他們叫做小人。他們無論作什麼罷，無非是求啊，可是有君子小人的分別。若按殘生損性說，盜跖和伯夷是一樣的，又何必分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呢？

西施病心（節錄莊子天運篇。）

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注釋：（一）西施。春秋越苧蘿村西嚮薪之女，有姿容。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夫差。吳亡，西施復歸范蠡，從游五湖。

（二）說文云：「矐，恨張目也，从目賓聲。」段玉裁注云：「……又按通俗文 矐額曰矐，矐者矐之假借。」

（三）今日「跑」古曰「走」，今日「走」，古曰「步」。

譯文：

西施心痛，她捧着心，將眉兒皺在了一起。同里的有一個醜女人見她皺得非常好看，回到家裡，也捧着心聚起眉頭來。同里的富人見了她，趕快跑回家去，緊緊的插上門，不敢再出來了；貧人們見了她，傾着妻子，也趕快跑開。她只知道皺眉頭美，可是她只不曉得人家爲什麼皺眉頭就美。

莊子釣於濮水（節錄莊子秋水篇。）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願，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注屋：（一）濮水，在今安徽濮陽縣境，當時屬於楚。

（二）楚王，楚威王也。

（三）欲以國事相累也。

（四）神龜，古灼龜以下，爲能先知，故稱神。

（五）巾笥，裝入笥中，而又裹以巾也。

（六）廟堂，古王宮前殿也。

（七）寧助動詞，說文云：『寧，願詞也。』徐鍇曰：『今人言寧可如此，是願如此也。』

此也。』

譯文：

莊子在濮水釣魚，楚王派了二個大夫先去通知他，說道：『楚王要他把楚國的國事，煩勞先辦理。』

莊子只是拿了竹竿釣魚，一眼也不看他，說道：『我聽說楚國有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的骨頭，裝在竹篋裡，再用手巾裹上，藏在了王宮前殿的上面。你想這隻烏龜，它願意死了把骨頭遺留下，做世上的貴品呢？還是願意活着，擺蕩着尾巴，活在泥水裡呢？』

二大夫答道：『當然願意擺蕩着尾巴活在泥水裡。』

莊子道：『請你倆回去罷！我要擺蕩着尾巴住在泥水裡了。』

惠子相梁（節錄秋水篇）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注釋：（一）鷦鷯·鸞鳳之屬。

（二）練實，竹實也。

（三）醴，甜酒也。醴泉，潔淨之甜水也。

（四）嚇，怒聲，又以口拒人曰嚇。

譯文：

惠子當了梁國的宰相，莊子去拜見他。有一個人告訴惠子說：『您知道莊子的來意嗎？他來沒有旁的事，是想替了你的宰相。』惠子駭了怕，於是在國裡搜尋莊子，搜尋了三天三夜。

莊子也聽見說這件事了，他見了惠子諷刺他說：『南方有鳥，它的名字叫做鷦鷯，您知道不？它從南海起翅，飛到北海，在行程中間，非梧桐它不落，非竹實它不吃，非甜水它不喝；鷦鷯得了一個臭老鼠，鷦鷯飛着往它頭上一過，它仰起頭來一看，以爲來奪自己的食物，不由的嚇了一聲。現在您想拿您的梁國來嚇我嗎？算了罷，您不必駭怕！好似腐鼠的梁國，我還沒把它看到眼裡哪！』

管仲有病（節錄管子小稱篇）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

『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乎？』

管仲對曰：

『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身也。』

公曰：

「仲父之命寡人東，寡人東；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

管仲攝衣，冠起，對曰：

「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子首，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

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

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

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

『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

婦人對曰：

『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

公曰：

『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

乃援素幟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

注釋：（一）「起」蓋「去」或「棄」之借字。

（二）文選注卅五引獨斷曰：「詔猶告也。」段玉裁謂秦以前無「詔」字，秦始皇造「詔」字，惟天子獨稱之。

（三）微，無也。

（四）故，承遞連詞，則也。

（五）令，命也。此乃上下文異字同義之例，說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六）之，句中助詞，無義。賓語倒置於外動詞之前時用之。

(七)疑此下有評論堂巫之文，今漏。

(八)「爲」爲「僞」之本字。

(九)「生」爲「性」之省；「長」讀聖九，良也。

(十)「之」代名詞，與「其」字同。

(十一)遂堂巫句以下文三排句倒；當作「……苛兵起」「病」字衍文，而「兵字

」又倒於下，遂不可讀。

(十二)以同已，副詞，表過去。

(十三)幘，說文云：「蓋幘也，从巾蔑聲。一曰禪被。」

譯文

管仲有病，齊桓公去問候他，說：「你的病重了，假設到了不可忌諱的時候，你有什麼話告訴給我呢？」管仲說：「君您不來問我，我就要請你去哩！可是，我說了怕你作不到啊！」

齊桓公說：『你說罷，你教我往東，我就往東；教我往西，我就往西；你對我說話，那敢不聽呢！』

管仲提起衣服，戴上帽子，立起來，很整重的對齊桓公說：『我願意你離易牙學習堂巫公子開方遠一點。易牙因為善調和五味，才巴結上了您。有一次，您說：「好東西吃了多多少少，就是還沒有嘗過蒸嬰兒。」易牙聽了，就把自己的嬰兒頭給您蒸着吃了。人的常情，沒有不愛自己的兒子的，您想他連自己的兒子都不愛，對公您還言着什麼愛了呢？公您喜愛宮人，可是您又討厭她們忌妒。堅刁割了自己的生殖器，爲您管理宮中。人的常情，不是不愛自己的身軀，您想他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愛，還談到愛您了嗎？公子開方自從跟隨你到現在，十五年了，他是總沒有回去看望他父母。齊離衛，並不遠，幾天就可以走到，他就不回去，您想於父母都不愛。那能愛您呢？我曾聽說過：「作假可以蒙哄一時，日子久了自然瞞不住，藏拙可以湊合暫時，日期長了，自然露出餡子。天性不良的，必定得不了好死！」他們四個都不好，靠不住。』桓公說：『你說的對，我記住了。』

管仲死了，葬埋了以後，桓公把所憎惡的四個臣，廢了他們的官。驅逐了堂巫，軍隊中鬧起小亂子，驅逐了易牙，適口的滋味，嘗不到了；驅逐了豎刁，宮中的嬪妃，打起架來；驅逐了公子開方，朝政廢了。桓公這時很傷心的說：『咳！聖人原來也有措置不得當的時候！』於是又把他們四個叫回來。

過了一年，易牙他們四個搗起亂來，把桓公圍在了一個屋子裡，桓公也出不來了。這時有一個婦人從牆窟窿，鑽到了桓公那。桓公問：『我現在又飢又渴，想吃點東西，渴點水，也摸不着，這是怎麼的呢？』婦人對桓公說：『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正分齊國，斷絕交通十來天了，公子開方已經寫了七百社呈歸衛國了。您想吃東西，辦不到了！』

齊桓公說：『聖人說的話，見的真遠哪！死了的管仲，他沒有靈，就算了；若有靈，我什麼臉在地下見他呢！』桓公後悔極了，把白纈拿過來，裹在了頭上，自殺了。

死了十一天，蟲子爬出門戶以外，這才知道齊桓公死了，用了個楊木門扇就把他殯埋了。

桓公北伐孤竹（節錄管子小問篇。）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矐然視，撓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注釋：（一）闐讀「一」。闐然，住立貌。

（二）瞠，讀「ㄔ」。瞠然，驚視貌。

（三）其，副詞，殆也；擬議不定時用之。

（四）袂，讀「ㄇㄨˋ」，舉衣也。

（五）道，爲導之初文。

（六）贊水者，贊助渡水之人。

（七）「聖至」，蓋「聖知」之借。

（八）抵罪，謂應有罪也。

譯文：

齊桓公往北方去征孤竹，離卑耳河還有十里路，他安然的停住了脚步，驚懼的眼睛向前瞪着。他拉開弓，把箭搭在了弦上，還沒敢發出去的時候，問左右的人說：「前邊那個人你們看見了沒有？」左右人回話：「沒看見。」桓公又說：「我們伐孤竹。大半不能取勝罷？我的

心亂了，現在我看見長約一尺的小人，一般人身上長的東西，他全有，右還戴着帽子，右邊的衣裳，用手提着，在我們的馬前，跑得很快，這不是好現象，大半我們這次出征不利，我的心亂了，那有這樣的人呢？」

管仲說：『我聽說山中有上山之神，叫做俞兒，高約一尺，也有鼻子眼睛，胳膊腿腳。假設有霸王的君出世，它就出現：它在馬前跑，是給你引路；衣裳提起，表明前面有水；右邊的衣裳提起，那是說右邊水淺，過河從右邊走。』

到了卑耳河，有個幫助過河的人，他說：『左邊水深，從左邊走，可以沒了帽子；右邊水淺，從右邊走，水到膝蓋着；要從右邊走，一點危險沒有。』

桓公立起來，在馬前向管仲作揖說：『仲父你這麼聰明，我才曉得以前對你的疏忽，是應當有罪的了！管仲說：『夷吾我曾聽人說：「聰明的人，在未見形象時，就能知道。」現今已有了形象，才能推測出來，不算聰明，不過古人說的話，我記住了罷了。』

晏子使楚（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九）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二百闔，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注釋：（一）僮，ㄊㄨㄥˋ。說文云：『導也，從人賓聲。』按僮者，卽今之領導員。

（二）更道，改路也，或解道爲『導』之借字亦通。

（三）臨淄讀另ㄌㄨㄣˊ，卽，齊之國都，今改爲縣。

（四）闔讀另ㄏㄨㄢˋ，周禮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闔。』

（五）揮，振也。

（六）在，內動詞。

(七)爲，爲『謂』之借字，左傳宮之奇諫假道：『一之爲甚，』爲亦『謂』也。

譯文：

晏子出使到楚國去，楚國人因爲晏子身材短小，故意的在大門旁邊，開了一個小門，讓晏子走。晏子到了門前不肯進去，說道：『出使到狗國的，才從這狗門進去，現在我出使到楚國來，不應從這個門進去。於是領導員領他從大門進去。晏子見了楚王，楚王說：『齊國沒人吧？』晏子回答道：『單說齊國的國都臨淄，就有七千多家，大家張開袖子，能把太陽遮住，身上的汗一振動，就好像落雨的一般，各處的人都是磨肩接踵的，怎麼說沒人呢？』楚王說道：『那麼，你怎麼當了使者呢？』晏子回答道：『齊國派的使者，一個個都有他所去的主人，好的就派到好王那去，壞的就派到壞王那去，嬰我最壞，所以只能派到楚國來。』

楚王欲辱晏子（見內篇雜下第十。）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

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注釋：（一）坐爲「作」之借字，爲也。此曰「何坐？」下文曰「縛者何爲者也？」二句之意同，可證坐不應解爲「入罪曰坐」之坐。

（二）詣，至其所也。

(三) 枳，說文云：「木似橘，從木只聲。」

(四) 徒，副詞，但也，

(五) 熙爲「嬉」之借字。莊子馬蹄篇：「會哺而熙，鼓腹而遊，」熙亦「嬉」之借。

譯文：

晏子將出使到楚國，楚王聽得這個消息，告訴左右的人說：「晏嬰是齊國熟習辭令的，現在正要到我們這來，我要侮辱侮辱他，你們想想用什麼法子呢？」左右的人對答說：「趕他來了，我們綁一個人在王的面前走過，王您要問：「他是幹什麼的？」我們說：「是齊國人。」

「王您再問：「他作什麼來？」我們說：「他偷東西來。」」

晏子到了楚國，楚王辦了酒席燕請晏子，正在喝得高興的當兒，有兩個官吏，綁了一個人送到楚王面前。楚王問道：「被綁的人是做什麼的呢？」官吏答道：「他是齊國的人，偷了人家的東西。」

楚王看着晏子說道：「齊國人素常善於偷東西嗎？」晏子離開座位答道：「我聽說橘子生在

淮南，就是橘子，把它移到淮北，就變成枳子了。葉子到很相似，但是果實的滋味就不一樣了。他爲什麼這樣呢？實在是水土不同了啊！現在的百姓，生長在齊國，不會做賊，來到楚國，就能偷東西了，這不是楚國的水土，能使人偷盜嗎？」

楚王笑道：「聖人是不可以戲弄的，我倒被他侮辱了。」

和氏之璧（節錄韓非子和氏篇）。

楚人利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利爲誑，而刖其左足。

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利爲誑，而刖其右足。

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注釋：（一）戰國策秦策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

（二）奉捧古今字

（三）相讀工一尤，視也，

（四）誑，說文云：『誑欺也，从言狂聲。』

（五）刖，說文云：『刖，絕也，从刀月聲。』

（六）也，語末助詞，表疑問。

（七）夫，指示代名詞，此也。

譯文：

楚國人姓和的，在楚山裏得了一塊玉璞，他捧着它貢獻給厲王，厲王叫了一個治玉的人相看它。治玉的人說：『是石頭，不是玉。』厲王以爲和氏是欺哄自己，就削去了他的左足。厲王死了，武王卽位，和氏又捧着它貢獻給武王，武王派治玉的人相看它，治玉的人又說：『是石頭，不是玉。』武王認爲和氏是欺惑自己，斷了他的右足。

武王死了，文王就了王位，和氏抱着他那塊璞玉，在荆山的旁邊啼哭起來，一直哭了三天三夜，淚哭乾了，又流出血來。

文王聽見了這件事，派了一個人問他道：『天下斷足的人多了，你爲什麼哭得這樣的悲痛呢？』和氏說：『我並不是悲痛我斷了足；我悲的是這塊寶玉，說它是塊石頭，貞士說他不忠不信，我就是爲這個哭。』

文王於是命玉匠治理這個璞玉，果然從裏邊取出一塊寶玉來，就給這塊玉叫做『和氏之璧』。

魯人織屨（節錄說林上）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

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注釋：（一）屨，讀以，說文云：『履也；一曰鞮也。』

（二）縞，讀《幺》，禮記王制正義云：『生絹曰縞。』

（三）履，說文云：『足所依也。』

（四）『之』同『者』，『之』『者』古同音，故可通用。此處之『之』，爲指示代名詞，可譯爲『的』，

（五）跣，讀丁一弓，說文云：『足親地也，從足先聲。』

（六）其，豈也。反詰副詞。

譯文：

魯國有一個人，他編鞋編得好，他的妻織絹織得好，他倆在本地住得厭煩了，想搬到越國去

○某人告訴他說：『您去不得，去了以後，必定得受窮。』『怎麼的呢？』
『鞋是穿的，越人光腳走路，絹是做帽子用的，越人披散頭髮，拿您這麼好的手藝，跑到不用鞋和絹的國裏去，願意不窮，辦得到嗎？』

楚人鬻楯與矛（節錄見難一）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注釋：（一）鬻賣也，實爲賣之借字，說文云：『賣街也，讀若育。』

（二）『楯』即『盾』之後起字，今楯廢而盾行。

（三）之，至也。

（四）於，介詞，表動作之對象。或解爲『遇』之借字亦可。

譯文：

楚國人有個賣盾和矛的，他自己誇獎他的盾說：『我這盾非常的堅硬，什麼東西也壞不了它。』又誇獎他的矛說：『我這矛非常的快利，碰見什麼東西，都能穿過去。』有一個人說：『那麼就用您那矛，穿您那盾吧？』他不能回答了。

守株待兔（節錄韓非子五蠹篇。）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能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譯文：

宋國有一個耕地的，他地裏有一棵樹，一隻兔子跑來，撞在樹上，斃了脖子，死了，他得着了這隻兔子，心中非常高興，便放下他來，去守着這棵樹，希望再有兔子來撞，守了多日，不再見兔子來撞；他的傻名却傳遍了宋國。

南郭處士吹竽（節錄內儲說上篇。）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

以數百人。

宣王死，馘士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注釋：（一）竽說文云：『竽然三十六竽也。』

（二）處士，謂不仕之士也。

（三）以，與也，同也。

譯文：

齊宣王喜好聽竽聲，他叫人吹竽，每次必定三百人。南郭處士請求給王吹竽，宣王也沒試驗他，很高興的應了。給他的俸祿，和那吹竽的幾百人一樣。

宣王死後，馘王即位，他好一個一個的聽他們吹竽，處士原來不會吹，現在瞞不住了，所以他就逃走了。

彌子瑕（節錄說難篇。）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矯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

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罪。』

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

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之餘桃。』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前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注釋：（一）刑，斷足也，古肉刑名。

（二）啗讀ㄉㄢˋ，說文云：『食也，从口啗聲，讀與含同。』按與啖同。

（三）固，表態副詞。本然之詞。本也。猶今言『原來。』實『故』之借字也。

（四）故，表態副詞。與口語『原來』同義。王引之云：『本然之詞。』按此義乃

『舊』之引申義。

譯文：

彌子瑕形貌秀美，在衛君面前，非常得寵。衛國的法律：僉駕國君之車的，斷足。彌子瑕的母親得了病，人們聽見說了，有一個人夜間去告訴給了彌子，彌子就假託衛君的命令駕着衛君的車走了。衛君知道了，不但不治他罪，反倒贊揚他說：『真孝啊！爲母親，忘了斷足的罪。』

後來有一天，彌子和衛君往果樹園裡遊玩，彌子吃着一個桃，非常的甜，把沒吃完的一半剩桃，給了衛君，衛君說：『真愛我啊！犧牲了自己的口味，給了我吃。』彌子的面貌，衰老了，衛君也不愛他了，後來他得罪了衛君，衛君罵他道：『……你原來會嘗假託我的命令，駕過我的車，又給過我你吃不了的那剩桃。』

彌子的行爲，沒有改變啊！以前被稱贊，現在得了罪過，沒有旁的，衛君對他的愛憎變了。

塞翁失馬（節錄淮南子人間訓）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

「遠不能爲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遠不能爲禍乎？」

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遠不能爲福乎？」

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注釋：（一）術·術數也，研究陰陽五行生剋制化之理，以推知人事，趨避吉凶者爲術數，如占候卜並星命等皆是。

（二）遠，副詞。劉淇云：遠也。王引之訓爲「豈」，按之「何遠」「奚遠」之文

，『豈』義頗不可通，故今從劉說。（按此條引自楊樹達詞詮卷四·三十五頁遵字第二條。）

（三）按『爲』與『化』古同音，故此處『爲』應訓『化』。

（四）將，介詞，今言『領著』『帶著』。

（五）俾讀『』，說文云：『股也，从骨卑聲。』

（六）控，張也。

（七）跛讀『』，說文云：『行不正也。』

譯文：

離寨上近便的地方，有研究陰陽五行，推知禍福吉凶，非常準確的一個人。他兒子養着一匹馬，無故的跑在胡人的地裡去。人們都去弔問，他的父親說：『這個誰能說清將來不是福呢？』過了幾月，他家的馬帶著胡人的一匹駿馬回來，人們都去慶賀，他的父親說：『這個誰能說清將來不出差錯呢？』

家中有錢，馬又好，他又好騎馬，整天價，老是騎着馬玩去。一天掉下馬來，摔折了胯股。人們都去弔問，他爸爸說：『這個誰能說清將來不是福呢？』住了一年，胡人領着兵馬，很兇的侵到塞裡來，年青力壯的都張開弓去應戰。塞上的人，十個死了九個，只有他因為腿壞，沒去打仗，父子倆還能很安全的過活着。所以福變禍，禍變福，沒有窮盡，它的神妙是猜不透的啊！

馬圉說野人（節錄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行於東野，馬失，食農人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使子貢往說之，畢辭而不能得也。

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

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

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

注釋：（一）太牢，三牲也。

（二）九韶，即舜之韶樂也。

（三）莊子至樂：『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糲，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四）圉，讀^ウ，養馬者。

（五）柎，讀^フ，木端之入孔處，鑿，其孔也。

譯文：

孔子過東野，拉車的馬跑了，吃了農人的莊稼，野人一見惱極，牽過馬去拴起來不給了。孔子打發子貢去要，把一切的理由說完了，人家也沒給他。

孔子說：『用人不願聽的話去說人，就好像拿太牢宴野獸，用九韶樂飛鳥的一樣，他那能聽

呢？我打發子貢去，就錯了，野人不給，不是他的不對呀！』於是又叫養馬的去要去。養馬的到了那，見了野人，笑着說：『你从東海耕到西海，慙想您這麼大的土地，我的馬跑了，怎得不作踐你的莊稼呢？』野人一聽，樂了，解開韁繩，把馬還了他。說話像這樣的不講究，反倒能作事。可見作事，有時巧人還不如拙人；所以聖人辦事，不能死心眼，得看事說事。

螳臂當車（節錄淮南子人間訓。）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者：『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

注釋：（一）搏讀ㄅㄛˊ，擊也。

譯文：

齊莊公出去打獵，有一個蟲子，舉起足來要打車輪，莊公問趕車的：『這是什麼蟲子呢？』

趕車的說：『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螳螂。這個蟲子，只知道前進，不知道後退，不曉得自己有
多大力量，可是瞧不起敵人。』莊公說：『他要是個人，必定是天下人中的勇者了』。於是
迴過車來躲開它。

曾子處費（見戰國策秦策二）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
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
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注釋：（一）曾子，春秋武城人，名參，字子輿，性至孝，爲孔子之有名弟子。

（二）費，地名，舊城在今山東費城縣西南。

（三）名族，高誘注：『名，字；族，姓。』

(四) 杼讀ㄓ。說文云：「機之持緯者。从木予聲。」

譯文：

從前 子在費住的時候，費人有和曾子同姓名的，他殺了人，有人告訴給曾子的母親說：「曾參殺了人！」曾子的母親說：「我的兒子不會殺人。」她仍然織她的布，態度和從前一樣。不久，又有人說：「曾參殺了人！」曾子的母親，照常織她的布，態度非常的鎮靜。不久，有一人，又告訴她說：「曾參殺了人。」曾參的母親駭了怕，扔下織布梭就跑了。

蘇代諫趙王（見戰國策燕策二。）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蚌。』兩者不肯相舍，魚者得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

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

惠王曰：「善。」乃止。

注釋：（一）趙且，趙之戰將。

（二）易水，在河北，源出易縣，下流卽大清河。

（三）鵠，讀，以鳥名，常居水邊，嘴長，喜食魚。

（四）拊，說文云：「脅持也，從手甘聲。」

（五）舍，今用捨。

（六）熟，數也，屢也。

譯文

趙且領着兵去攻打燕國，蘇代爲燕國向趙惠文王解勸道：「臣這次來，過易水，看見一個蚌正張着殼晒暖，飛來一隻鵠鳥，着準了蚌的鮮肉一脗，蚌趕快把殼合上，夾住了鵠的長嘴。鵠道：『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有死蚌了。』蚌回答道：『今天不放出你，明天不放

出你，就有死鶴了。」兩面都不肯相捨，恰巧來了一個逮魚的老頭，一下抓住了它倆。現在趙且去攻打燕國，倘若燕趙的兵長久相持不決，兩國的大衆，到了疲乏了的時候，我恐怕那強秦就要變做逮魚的老頭了；所以我願意王您多想幾番才好。」惠文王道：「你說的對，很有道理。」於是停止兵士，不再攻打燕國了。

畫蛇添足（見戰國策，齊策）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奮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失其酒。

注釋：（一）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戰國及漢初，王公貴人多用之。

(二) 卮俗卮字，讀里，說文云，「圓器也，一名觥，所以節飲食。」按後人多用爲酒器之名。

譯文：

楚國有個祭祖的，祭罷，把一壺祭酒賜給左右親近的人。左右親近的人互相說道：「這一壺，大家喝，不夠，若是一個人，就够渴的了。咱們不如在地上畫一條蛇，看誰先畫成，誰就把這酒拿去。一個人首先把蛇畫成，拿過酒來，正想喝；他很得意的左手拿着酒杯，右手仍在那裏畫蛇，說道：『我把蛇已經畫完了，還能給他添上腳。』腳還沒畫成，另一個人把蛇畫成了，奪過他的酒說道：『蛇本來沒腳，你怎麼替它畫起腳來？』說完就把酒喝了，給蛇畫腳的倒沒得着酒喝。

狐假虎威（見戰國策楚策。）

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

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

注釋（一）天帝，天神也。

譯文：

老虎出來找各種野獸吃，找到了一隻狐狸。狐狸道：『你不敢吃我，天神使我做百獸之王，如今你吃掉我，就違背天神的命令了。如果你不信我的話，我前面走，你在後面跟着，看看百獸見了我，敢不跑嗎？』老虎信了它的話，就跟隨它走去，果然那些野獸見了它們，都跑了。老虎不知道野獸的逃跑是怕自己，還以爲真怕狐狸呢！

苛政猛於虎（節錄禮記檀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

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注釋：（一）式，爲軾之借字，車前橫木也。古男子立而乘車，有所敬則俯而憑軾，故式

字引申爲敬字之意。

（二）壹，表態副詞。劉淇云，『壹，專一；猶言誠也，實也。』

（三）而，副詞，與乃同，始也。

（四）夫之父曰舅。

（五）苛，說文云：『苛，小草也，從艸可聲。』引申爲煩瑣之稱，苛政謂煩瑣之政令也。

（六）讖，讀世，同誌，記也。

譯文：

孔子在泰山的旁邊路過，有一個婦人在墳地裏啼哭，聲音非常悲哀，孔子趴在車前橫板上，很恭敬聽了一會，打發子路問她說：『你的哭聲，好像大有憂愁的。』婦人於是說道：『是

的。早先我的公公着虎吃了，我的丈夫又着虎吃了，現今我的兒子又着虎吃了。」孔子說：『你爲什麼不離開這個地方呢？』『咳！你那知道，現在各地都有苛政，這個地方，雖說有虎患，但是還沒有苛政啊！搬到有苛政的地方去，更受不了啊！』

孔子說：『學生們，你們記着，苛政比虎還要可怕啊！』

不食嗟來之食（節錄禮記檀弓）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觀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注釋：（一）食，讀△，與飼通。

（二）蒙袂，謂以袂蒙面，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

（三）貿貿然，目不明貌。

(四) 奉，捧也。「奉」「捧」古今字。

(五) 嗟，應讀才，與「趁」音相近，輕視之聲。來食，語直而欠委婉，非敬辭。

(六) 唯發語辭，與今「啊」字同，老子：「維之與阿相去幾何。」可証。

(七) 以，承接連詞，與「而」同。

(八) 從，副詞，隨也。

(九) 來食之言，雖爲不敬，然不過細故末節耳。微，細也。

譯文：

齊國年景不好，人民缺吃缺得很厲害，黔敖籌備了些食品，擺在路旁，等待餓人來吃。有一肚中沒食的人，用衣袖蒙着臉，收斂着脚步，好像瞎子似的慢慢的向前走來。黔敖一見就膩了，他左手拿着食，右手端着水，說：「趁！還不走快些！給你吃！」餓人睜開眼睛，看着他說：「我啊！就是不吃蹲捧的東西，才落得這個樣子。」黔敖知道自己的不對了，趕緊向他謝罪，他始終沒吃，餓死了。

曾子聽說這件事了，他說：『他不出好聲音，可以走開不吃他的，他既認錯謝罪，就可以吃他的。爲這麼一件小事，就餓死，太不直得了！』

知悼子卒（節錄禮記檀弓）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

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注釋：（一）知音里，知悼子，即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

（二）師曠，晉之樂師；李調，近習之人。

（三）曩，曩也，謂始來之時。開謂諫爭有所啓發。

（四）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之疾日，不以舉樂，

（五）詔，告也。段玉裁注說文詔字云：「……又秦造詔字，惟天子獨稱之，文選

注三十五引獨斷曰：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據此可證秦以前無

詔字，至倉頡篇乃有「幼子承詔」之語。」

(六)言不專供刀匕之事，而敢與防閑知悼子疾日之事，是犯侵官之罪也。

(七)解讀也，說文云：『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解。解受四升。從角單聲。』

(八)杜舉，疑爲雙關語。一杜黃舉解；一『都舉』之音轉。

譯文：

晉大夫知悼子死了，還沒殮埋，平公飲酒作起樂來，師曠李調在一旁敲着鐘陪伴着。杜黃從外邊進來，聽見了鐘聲，問道：『這是從那裡傳出來的聲音？』『臥室裡。』杜黃向臥室奔來，跳過臺階就到了，斟了一杯酒說：『曠你喝這一杯。』又斟了一杯，說道：『調你喝這一杯。』他自己又斟了一杯，坐在了堂上，面向着北，喝起來；喝完，下了堂就跑出去了。平公不曉得他這是作什麼，把他叫進來說：『黃，你剛進來時，我以為你有什麼話要開導我，所以我靜等着你說話；你不理我，反讓曠喝起酒來是什麼意思呢？』杜黃說：『凶日子不許作樂，知悼子還停柩在堂，這可以說是大凶了。曠是太師，應該把這個事告訴給你，他不告訴是他的不對；所以罰他一杯酒。』『你讓調喝酒是什麼意思呢？』杜黃說：『調是君的

臣，爲口子吃喝，忘掉了君應忌諱的事，所以罰他一杯酒。』『你自己喝酒是什麼意思呢？』『蕢，是一個宰夫，今天，不專管刀匕的事，還參與知悼子的防閑，他（杜蕢）越職，所以也罰一杯。』『據你這一說，我也有過錯了，也該罰一杯，給我斟一杯酒來。』杜蕢洗了洗酒杯，斟上酒，就舉起來了。平公告訴左右的侍人說：『假設我死了，這個酒杯，要好好保存着用，別把它廢了。』从平公一直到現在，凡是供獻食品完了的時候，就舉起酒杯，這就叫做杜舉——都舉。

差別字講話

高

慎齋
去疾

編

實價貳角伍分

此書從師範生及中學生之作文本中，選出最易犯之差別字一百五十多個，先作正誤表，次在每條之下，加以詳細之解說。師範生及中學生得此一書，則可少寫許多差別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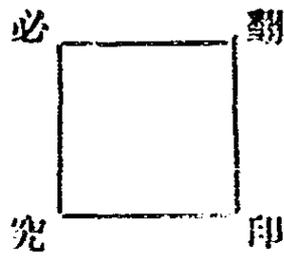
代售處

西單商場—知行書店
東安市場—漢倫齋南紙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初版

古書今譯全二卷 定價柒角伍分



編譯者

校閱者

印刷所

代售處

高去疾

周殿垣

王崧齡

高慎齋

西野實業工廠

地安門內火藥局二號
電話東局一五三五號

大同中學消費合作社

北平西單知行書店

華北中學號房

#.82

002240